南史

第十七
至二十二

列傳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73
5

南史卷十七

列傳第七

劉敬宣
劉懷肅 弟懷敬 懷愼
劉粹 族弟損
孫處
蒯恩
白靖 子柳
劉鍾
虞丘進
孟懷玉 弟龍符
胡藩

文庫11
D 253
5
48－11044
010190559373

劉康祖 伯父簡之 簡之弟謙之 簡之子道產 道產子延孫

劉敬宣字萬壽彭城人也父牢之晉鎮北將軍敬宣八歲喪母晝夜號泣中表異之輔國將軍桓序鎮蕪湖牢之參序軍事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爲母灌像因悲泣不自勝序謂牢之曰卿此兒非唯家之孝子必爲國之忠臣起家王恭前軍參軍又參會稽世子元顯征虜軍事隆安二年王恭起兵京口以誅司馬尚之爲名牢之時爲恭前軍司馬恭以豪戚自居甚相陵忽牢之心不能平及恭此舉使牢之爲前鋒牢之遣敬宣襲恭敗之元顯以敬宣爲後將軍諮議參軍二年孫恩爲亂牢之自表東討敬宣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之進平會稽遷後軍從事中郎宋武帝既累破妖賊功名日盛敬宣深相憑結元顯進號驃騎敬宣仍隨府轉元顯驕肆羣下化之敬宣每預宴會調戲無所酬答元顯甚不悅元興元年牢之西討桓玄元顯爲征討大都督日夜昏酣牢之以道子昏闇元顯淫凶慮平玄之日亂政方始會玄遣信說牢之牢之欲假手於玄誅執政然後乘玄之隙可以得志天下將許玄降敬宣諫恐玄威望既成則難圖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之如反覆手但平後令我奈驃騎何遣敬宣爲任玄既得志害元顯廢道子以牢之爲會稽太守牢之與敬宣謀襲玄期以明旦爾日大霧府門晚開日旰敬宣不至牢之謂謀泄欲奔廣陵而敬宣還京口迎家牢之謂已爲玄禽乃縊而死敬宣奔喪哭異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俱奔洛陽往來長安求救於姚興後奔慕容德敬宣素明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夢免上服之覺而喜曰免者桓也桓吞吾當復本土乎乃結青州大姓諸省封謀滅德推休之爲主時德司空劉軌大被

任高雅又要軌謀泄乃相與殺軌而去會宋武帝平京口手書
召敬宣即馳還襲封武岡縣男後拜江州刺史劉毅之少人或以
雄桀許之敬宣曰此人外寬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當以
陵上取禍毅聞深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尋知為江州大駭惋敬
宣愈不自安安帝反正自表求解武帝恩欵周洽所賜莫與為比
敬宣女嫁賜錢三十萬雜綵千匹帝方大相寵任欲令立功義熙
三年表遣敬宣伐蜀博士周祗諫以為道遠運漕難繼毛修之家
雖不雪不應以得死為恨劉敬宣蒙生存之恩亦宜性命仰答將
軍欲驅二死之甘心忘國家之重計愚情竊所未安不從假敬宣
節監征蜀諸軍事敬宣至黃武夫成都五百里會盡遇疾疫而還
為有司奏免官五年武帝伐慕容超除中軍諮議參軍與兗州刺
史劉藩大破超軍進圍廣固屢獻規略盧循逼建鄴敬宣分領鮮
卑獸斑突騎置陣甚整循走仍從南討為左衛將軍敬宣寬厚善
待士多伎藝弓馬音律無事不善問書傳射謝混美才地少所交
納與敬宣遇便盡禮或問混卿未嘗輕交而傾蓋劉壽何也混曰
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天下豈有非之邪初敬宣蜀還劉毅欲以重
法繩之武帝既相任待又何無忌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毅雖止
猶謂武帝曰平生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
孟卓宜深慎之毅出為荊州謂敬宣曰欲屈卿為長史南蠻豈有
見輔意乎敬宣懼禍以告武帝帝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後領冀州刺史時帝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人監太尉軍事
貽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
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常懼禍過災生實思避盈居損富
貴之旨非所敢當便以長人書呈帝謂王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

明本作僑

十一年進號右軍將軍時晉宗室司馬道賜爲敬宣參軍會武帝西征司馬休之而道賜乃陰結同府辟閭道秀左右小將王猛子等謀反道賜自號齊王規據廣固舉兵應休之猛子取敬宣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即討道賜道秀猛子斬之先是敬宣嘗夜與僚佐宴坐中有投一隻苦履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五寸已經人著耳鼻間並欲壞頃之而敗喪至武帝臨哭甚哀子光祖嗣未受禪國除

劉懷肅彭城人宋武帝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仕晉爲費令及聞武帝起義棄縣來奔義熙元年爲輔國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以建義功封東興縣侯其冬桓石綏作緩司馬國璠陳襲於胡桃山聚衆爲寇懷肅討破之江淮間羣盜及桓氏餘黨爲亂懷肅自請討之及行失旨毅上表免懷肅官三年卒追贈左將軍無子弟懷愼以子蔚祖嗣位江夏內史蔚祖卒子道存嗣位太尉江夏王義恭諮議參軍孝武伐元凶道存出奔義軍元凶乃殺其母以徇景和中爲義恭太宰從事中郎義恭敗以黨與下獄死

懷肅次弟懷敬澀訥無才能初武帝產而皇妣殂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不舉帝從母生懷敬未期乃斷懷敬乳而自養帝帝以舊恩懷敬累見寵授至會稽太守時以爲速武帝曰亡姨於我恩重此何可忘歷尚書金紫光祿大夫懷敬子眞道爲錢唐令元嘉十三年東土饑帝遣揚州中從事史沈演之巡行在所演之表眞道及餘杭令劉道錫有美政上嘉之各賜穀千斛以眞道爲步兵校尉十四年出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十八年氐帥楊難當侵寇漢中眞道討破之而難當寇盜猶不已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

明率禁兵五千受眞道節度十九年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等將軍劉康祖等進軍大致越捷以眞道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方明輔國將軍梁南秦二州刺史又詔故晉壽太守姜道盛殯身鋒鏑可贈給事中賜錢十萬道盛汪古文尚書行於世眞道方明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貨又藏難當善馬下獄死

懷敬弟懷愼少謹愼質直從宋武帝征討位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震肅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已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位五兵尚書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景平元年遷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子德願嗣大明初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死

爵後爲秦郡太守德願性麤率爲孝武狎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畢數與羣臣至殷墓謂德願曰卿哭貴妃若悲當加厚賞德願應聲便號慟撫膺擗踴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爲豫州刺史又令醫術人羊志哭殷氏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時新喪愛姬答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志滑稽善爲諧謔上亦愛狎之德願善御車嘗立兩柱使其中劣通車軸乃於百餘步上振轡長驅未至數尺打牛奔從柱間直過其精如此孝武聞其能爲之乘畫輪車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岸著籠冠短朱衣執轡進止甚有容狀永光中爲廷尉與柳元景厚善元景敗下獄誅懷愼庶長子榮祖少好騎射爲武帝所知及盧循攻逼時賊乘小艦入淮拔柵武帝宣令三軍不得輒射賊榮祖不勝憤怒冒禁射之所中應弦而倒帝亦奇焉以戰功參太尉軍事從討司馬休之

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沒諸將意沮榮祖請戰愈厲上乃解所著鎧授之榮祖陷陣身被數創及帝北伐轉征西中兵參軍水軍入河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半城帝大饗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尅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永初中爲輔國將軍追論半城功賜爵都鄉侯榮祖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然性褊頗失士君子心亡於官懷慎弟懷默江夏內史子孫登武陵內史孫登子亮少工刀楯以軍功封順陽縣侯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廉儉所得公祿悉以還官宋明帝下詔褒美亮在梁州忽服食欲至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懷道使合仙藥藥成服之而卒及就斂屍弱如生謚曰剛侯孫登弟道隆前廢帝景和中位右衛將軍封永昌縣侯委以腹心之任泰始初又爲明帝盡力遷左衛將軍中護軍賜死事在建安王休仁傳

劉道隆

劉粹字道沖沛郡蕭人也家在京口初爲州從事從宋武帝平建鄴征廣固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累遷中軍諮議參軍盧循之逼京口任重文帝時年四歲武帝使粹奉文帝鎮京口後爲江夏相族兄毅貳於武帝粹不與毅同而盡心武帝帝將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帝愈信之及大軍至竭其誠力事平封灄縣男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文帝即位爲雍州刺史加都督元嘉三年討謝晦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爲參軍至是帝甚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文帝以此嘉之晦亦不害曠之遣還粹尋卒曠之嗣粹弟道濟位益州刺史任長史費謙等聚斂傷政害人初晉末有司馬飛龍者自稱晉宗室走仇池元嘉九年聞道濟綏撫失和遂自仇池入綿竹爲亂道濟遣軍討斬之先是道濟以五城人帛氏奴梁顯爲參軍督護費謙固執不

與遠方商人至者謙又抑之商旅呼嗟百姓咸欲爲亂氐奴等因聚黨爲盜及趙廣等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蜀土僑舊翕然並反奉道人程道養言是飛龍道養抱罕人也趙廣改名爲龍興號爲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建號泰始元年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爲驃騎將軍長沙王鎮涪城廣自號鎮軍將軍昂氐奴爲征虜將軍梁顯爲征北將軍奉道養圍成都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頻破之十年正月賊復大至攻逼成都道濟卒方明等共埋尸於後齋使書與道濟相似者爲教酬答籤疏不異常日雖母妻不知也二月道養升壇郊天方就柴燎方明擊大破之會平西將軍臨川王義慶使已東太守周籍之帥衆援成都廣等屯據廣漢分守郫川籍之與方明攻郫克之方明禽僞驃騎將軍司馬龍仲斬之龍仲即道助也涪蜀皆平俄而張尋攻破陰平復與

道養合逃于郪山其餘羣賊出爲盜不絕文帝遣寧蕭將軍蕭汪之討之十四年餘黨乃平遷趙廣張尋等於建鄴十六年廣尋復與國山令司馬敬琳謀反伏誅粹族弟損字子憲衛將軍毅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毅貴顯閒居京口未嘗應召嘗謂毅汝必破我家毅甚畏憚每還京口未嘗敢以羽儀入鎮之門左光祿大夫徵不就卒於家損元嘉中爲吳郡太守至昌門便入太伯廟時廟室頹毀垣墻不修損愴然曰清塵尚可髣髴衛宇一何摧頹即令修葺卒贈太常損同郡宗人有劉伯龍者少而貧薄及長歷位尚書左丞少府武陵太守貧窶尤甚常在家慨然召左右將營十一之方忽見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龍歎曰貧窮固有命乃復爲鬼所笑也遂止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也籍汪字故以字行少任氣武帝征孫

恩李高樂從及平建鄴封新喬縣五等侯盧循之難武帝謂李高曰此賊行破非君不能破其窟穴即遣李高泛海襲番禺拔之循父暇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尼夫等輕舟奔始興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嶺表諸郡循於左里走還襲廣州李高破走之義熙七年李高卒追贈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九年武帝表贈交州刺史

蒯恩字道恩蘭陵承人也武帝征孫恩縣差恩伐馬芻常負大束兼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歎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武帝聞之即給器仗自征祆賊常爲先登膽力過人甚見愛信於婁縣戰箭中右目平京城定建鄴以軍功封都鄉侯從伐廣固破盧循隨劉藩追斬徐道覆與王鎮惡襲江陵隨朱齡石伐蜀又從伐司馬休之自從征討凡百餘戰身被重創武帝錄其前後功封新寧縣男武帝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自稱鄙人撫士卒甚有恩紀世子開府再遷爲司馬後入關迎桂陽公義貞沒於赫連勃勃傳國至孫無子國除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也名與武帝祖諱同故以小字行彌與武帝有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建鄴以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從征廣固討盧循所在著績封安南縣男武帝西伐司馬休之征關中並見任使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位太子左衛率加散騎常侍卒于官彌立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貨之業時人稱之子植嗣多過失不受母訓奪爵更以植次弟楨紹封又坐殺人國除

楨弟栁字玄季有學義才能立身方雅太尉袁淑司空徐湛之東揚州刺史顏竣皆與友善及竣貴栁猶以素情自許不推先之順

陽范璩誡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羹時意邪柳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爲南康郡涉義宣事敢繫建康獄屢密請竣求相申救孝武嘗與竣言及柳事竟不助之柳遂伏法璩字伯玉平北將軍汪曾孫也位淮南太守

劉鍾字世之彭城人也少孤依鄉人中山太守劉回共居常慷慨於貧賤從宋武帝征伐盡其心力及義旗建帝板鍾爲郡主簿曰隊是彭城鄉人赴義者竝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義隊連戰皆捷及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武帝疑賊有伏兵顧左右政見鍾謂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往探之鍾馳進果有伏兵一時奔走後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求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帝厚加資給從征廣固孟龍符於陣陷沒鍾直入取其屍而反盧循逼建鄴鍾拒柵身被重創賊不得入循南走鍾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斬之後隨宋齡石伐蜀爲前鋒去成都二百里鍾于時脚疾齡石乃詣鍾謀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鍾曰不然前揚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今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也因其兇懼攻之其勢必尅若緩兵彼將知人虛實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陷其二城徑平成都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十二年武帝北伐鍾居守累遷右衛將軍元熙元年卒傳國至孫齊受禪國除

虞丘進字豫之東海郯人也少時隨謝玄謝玄討符堅有功封關內侯後從宋武帝征孫恩頻戰有功從定建鄴除燕國內史封龍川縣五等侯及盧循逼都孟昶等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武帝甚嘉之除鄱陽太守後隨劉藩斬徐道覆義熙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永初二年累遷太子右衛率卒追論討司

馬休之功進爵爲子傳國至曾孫齊受禪國除

孟懷玉平昌安丘人也世居京口宋武帝東伐孫恩以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口定建鄴以功封鄱陽縣五等侯盧循逼都以戰功爲中書諮議參軍循平封陽豐縣男位江州刺史南中郎將卒官無子國除

懷玉弟龍符驍果有膽氣早爲武帝所知以軍功封平昌縣五等子從伐廣固以車騎將軍加龍驤將軍廣川太守乘勝追奔被圍見害追贈青州刺史封臨沅縣男

胡藩字道序豫章南昌人也少孤居喪以毀聞太守韓伯見之謂藩叔尚書少廣曰卿此姪當以義烈成名州府辟不就須二弟冠婚畢乃參郗恢征虜軍事時殷仲堪爲荊州刺史藩外兄羅企生爲仲堪參軍藩過江陵省企生因說仲堪曰桓玄意趣不常節下崇待太過非將來計也仲堪不悅藩退謂企生曰倒戈授人必至大禍不早去後悔無及後玄自夏口襲仲堪藩參玄後軍軍事仲堪敗企生果以附從及禍藩轉參太尉大將軍相國軍事宋武帝起兵玄戰敗將出奔藩扣馬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一旦捨此欲歸可復得乎玄直以鞭指天而已於是奔散相失追及玄於蕪湖玄見藩喜謂張須無曰鄭州故爲多士今復見王修桑落之敗藩艦被燒并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方得登岸乃還家武帝素聞藩直言於殷氏又爲玄盡節召參鎮軍軍事從征慕容超超軍屯聚臨朐藩言於武帝曰賊屯軍城外留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尅趙也帝乃遣檀韶與藩潛往即尅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圍之將拔之夜忽有烏大如鵝蒼黑色飛入帝帳裏衆以爲不祥藩賀曰蒼黑者胡虜

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尋除鄱陽太守從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建鄴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乃謂帝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人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詠一談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湊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尅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徐逵之敗沒帝怒即日於馬頭岸度江江津岸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陣無由可登帝呼藩令上藩有疑色帝怒命左右錄來欲斬之藩不受命顧曰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多容脚指徑上隨之者稍多及登殊死戰敗之從伐關中參太尉軍事統

別軍至河東暴風漂輜重艦度北岸魏軍牽得此艦藩氣憤拏左右十二人乘小船徑往魏騎五六百見藩來並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之應弦而倒者十許人魏軍皆迯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追魏軍於半城魏騎數萬合圍藩及超石不盈五千力戰大破之武帝還彭城參相國軍事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元嘉中位太子左衛率率論曰忠侯子隆世嗣藩諸子多不遵法度第十四子遵世同孔熙先逆謀文帝以藩功臣不欲顯其事使江州以他事殺之十六子誕世十七子茂世後欲奉庶人義康交州刺史檀和之至豫章討平之

劉康祖彭城呂人也世居京口父虔之輕財好施位江夏相宋武帝西征司馬休之及魯宗之宗之子執襲殺虔之追贈梁秦二州刺史封新康縣男康祖便弓馬膂力絶人以浮蕩蒲酒爲事每犯

法爲郡縣所錄輒越屋踰墻莫之能禽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並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諸府州要職俄而建康移書錄之府州執事者並證康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前後屢被糺劾文帝以勲臣子每原貸之後襲封拜員外郎再坐蒲戲免官孝武爲豫州刺史鎭歷陽以康祖爲征虜中兵參軍既被委任折節自修歷南平王鑠安蠻府司馬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帝親率大衆攻圍汝南文帝遣諸軍救援康祖總統爲前驅次新蔡攻破魏軍去懸瓠四十里太武燒營而還轉左軍將軍文帝欲大舉北侵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不許其年秋蕭斌主玄謨沈慶之等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南平王鑠在壽陽上慮爲魏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回軍未至壽陽數十里會永昌王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尉武康祖有八千人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衆分爲三且休且戰康祖率厲將士無不一當百魏軍死者大半流血沒踝矢中頭而死於是大敗乘營淪覆免者裁數十人魏人傳康祖首至彭城面如生贈益州刺史謚曰壯

康祖伯父簡之有志幹爲宋武帝所知帝將謀興復收集才力之士嘗再造簡之會有客簡之僧其意謂虔之曰劉下邳再來必當有意既不得語汝可試往見之及虔之至武帝已尅京口虔之即投義簡之聞之殺耕牛會衆以赴之位太尉諮議參軍簡之弟謙之好學撰晉紀二十卷位廣州刺史太中大夫

簡之子道產初爲無錫令襲爵晉安縣五等侯元嘉三年累遷梁南秦二州刺史加都督在州有惠化後爲雍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加都督兼襄陽太守善於臨職在雍部政績尤著蠻夷前後不受

化者皆順服自姓樂業由此有襄陽樂歌自道產始也卒於官謚曰襄侯道產澤被西土及喪還諸蠻皆備縗絰號哭追送至于沔口

長子延孫孝武初位侍中封東昌縣侯累遷尚書右僕射大明元年除金紫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又出為南徐州刺史先是武帝遣詔京口要地去都密邇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劉氏之居彭城者分為三里帝室居綏輿里左將軍劉懷肅居安上里豫州刺史劉懷武居叢亭里三里及延孫所居呂縣凡四劉雖同出楚元王由來不序昭穆延孫於帝室本非同宗不應有此授時司空竟陵王誕為徐州上深相畏忌不欲使居京口遷之廣陵廣陵與京口對岸使腹心為徐州據京口以防誕故以南徐州授延孫而與之合族使諸王序親三年南兗州刺史竟陵王誕有雄不受徵延孫馳遣中兵參軍杜幼文赴訪及至誕已閉城自守乃還誕遣劉公泰齎書要之延孫斬公泰送首建鄴復遣幼文受沈慶之節慶五年詔延孫曰舊京樹親由來常準今此防久弭當以還授小兒乃徵延孫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護軍延孫病不任拜赴卒贈司徒給班劍二十人有司奏謚忠穆詔改為文穆子質嗣

論曰劉敬宣與宋武恩結龍潛義分早合雖興復之始事隔逢迎而深期久要未之或爽隆赫之任遂止於人存飾終之數無聞於身後恩禮之有厚薄將別有以乎劉懷肅劉懷慎劉粹孫處蒯恩向靖劉鍾虞丘進孟懷玉孟龍符胡藩等或階緣恩舊一其心力或攀附風雲奮其鱗羽咸能振拔塵滓自致封侯詩云無德不報其言信矣康祖門奉興王早裂封壤受委疆埸赴蹈為期道產樹績漢南歷年踰十遺風餘烈有足稱焉覽其行事可謂異迹均美

過一作遇

也。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午後此日薄暮雲稍合也

[illegible]名盛寵擇而後授遂以腹心之託自致宗臣之重亦其遇

[illegible]

南史卷十八

列傳第八

趙倫之 伯符

蕭思話 子惠開 惠明 惠明子眎素 惠明弟惠基 惠基子洽 惠基弟惠休 惠休弟子介 介子允 引 惠開從孫琛

臧燾 玄孫嚴 嚴族叔未甄 未甄子盾 厥 燾弟熹 熹子質

趙倫之字幼成下邳僮人宋孝穆皇后之弟也幼孤貧事母以孝稱宋武帝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武帝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武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少帝即位徵拜護軍元嘉三年拜領軍將軍倫之雖外戚貴寵而居身儉素性野拙澀於人間世事多所不解久居方伯公私富貴入爲護軍資力不稱以爲見貶光祿大夫范泰好戲笑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老奴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秩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看詣泰五年卒謚元侯子伯符嗣

伯符字潤遠少好弓馬爲寧遠將軍總領義徒以居宮城北每火起及有刼盜輒身貫甲冑助郡縣赴討武帝甚嘉之文帝即位累遷徐兗二州刺史爲政苛暴吏人畏懼如與虎狼居而刼盜遠迸無敢入境元嘉十八年徵爲領軍將軍先是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至此始統領焉後爲丹陽尹在郡嚴酷曹局不復堪命或委叛被戮(緑投)投透水而死與筆吏取筆失旨頓與五十鞭子倩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甚愛重倩嘗因言戲以手擊主事上聞文帝怒離婚伯符慙懼發病卒謚曰肅傳國至孫勛齊受禪國除

蕭思話南蘭陵人宋孝懿皇后弟子也父源之字君流歷徐兗二

(緑投)

(甄法護)

州刺史永初元年卒贈前將軍思話十許歲時未知書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侵暴隣曲莫不患毒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頗工隸書善彈琴能騎射後襲爵封陽縣侯元嘉中爲青州刺史亡命司馬朗之兄弟聚黨謀爲亂思話遣北海太守蕭汪之討斬之八年魏軍大至乃棄鎮奔平昌魏軍定不至由是徵繫尚方初在青州常所用銅斗覆在藥厨下忽於斗下得二死雀思話歎曰斗覆而雙雀殞其不祥乎既而被繫及梁州刺史甄法護在任失和氐帥楊難當因此寇漢中乃自徒中起思話爲梁南秦二州刺史平漢中悉收侵地置戍葭萌水思話遷鎮南鄭法護中山無極人也過江寓居南郡弟法崇自少府爲益州刺史法護委鎮之罪爲府所收於獄賜死文帝以法崇受任一方命言法護病卒文帝使思話上定漢中本末下之史官十四年遷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

南蠻校尉文帝賜以弓琴手敕曰前得此琴言是舊物今以相借
并往桑弓一張理材乃快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眞無所
與讓也嘗從文帝登鍾山北嶺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
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意歷寧蠻校尉雍州刺史
監四州軍事徵爲吏部尚書思話以去州無復事力倩府軍身九
人文帝戲之曰丈人終不爲田父於閭里何憂無人使邪未拜遷
護軍將軍是時魏攻懸瓠文帝將大舉北侵朝士僉同思話固諫
不從魏軍退卽代孝武爲徐兗二州刺史監四州軍事後爲圍碻
磝城不拔退師歷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元凶弑立以爲徐
兗二州刺史卽廢義以應孝武孝武卽位徵爲尚書左僕射固辭
改爲中書令丹陽尹散騎常侍時都下多刼掠二旬中十七發引
咎陳遜不許後拜郢州刺史加都督卒贈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

偏奇相尚

司謚曰穆侯思話外戚令望早見任待歷十二州杖節監督者九
焉所至雖無皎皎清節亦無穢黷之累愛才好士人多歸之
長子惠開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戚而居服簡素初爲祕書
郎意趣與人多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
成戒之曰汝恩戚家子無多異以取天下之疾轉太子舍人與汝
南周朗同官友善以偏奇相尚孝建元年爲黃門侍郎與侍中何
偃爭推積射將軍徐沖之事偃任遇甚隆怒使門下推彈惠開乃
上表解職由此忤旨別敕有司以屬疾多免之思話素恭謹與惠
開不同每加嫌責及見惠開自解表歎曰兒不幸與周朗周旋理
應如此杖之二百尋除中庶子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
爲父起四寺南岡下名曰禪岡寺曲阿舊鄉宅名曰禪鄉寺京口
墓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僚曰封秩鮮而

兄弟甚多若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恥寺
衆既立自宜悉供僧衆襲封封陽縣侯爲新安王子鸞冠軍長史
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孝武子發遣之資應須二千
萬乃以爲豫章内史聽其肆意聚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再遷
御史中丞孝武與劉秀之詔曰今以蕭惠開爲憲司冀當稱職但
一往眼額已自殊有所震及在職百僚憚之後拜益州刺史路經
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
就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
啟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尚臣訓毀朝政輒已戮之孝武
稱快孝武初有大志至蜀欲廣樹經略善於叙述聞其言者皆以
爲大功可立才疎意廣竟無成功嚴用威刑蜀人號曰臥虎明識
過人嘗三千沙門一閱其名退無所失明帝即位晉安王子勛反

惠開乃集將佐謂曰吾荷世祖之眷當投袂萬里推奉九江蜀人
素怨惠開嚴及是所遣兵皆不得前晉原郡及諸郡悉應並來圍
城城内東兵不過二千凡蜀人惠開疑之悉皆遣出子勛尋敗蜀
人並欲屠城以望厚賞明帝以蜀土險遠赦其誅責遣其弟惠基
使蜀宣旨而蜀人志在屠城不使王命速達遏留惠基惠基破其
渠帥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順城圍得解明帝又遣惠開宗人寶
首水路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爲功更奬說蜀人處處蜂起惠
開乃啟陳情事遣宋寧太守蕭惠訓州别駕費欣業分兵並進大
破之禽寶首送之惠開至都明帝問其故侍衛左右莫不悚然側
目惠開舉動自若從容答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又云非臣不
亂非臣不平初惠開府録事參軍劉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爲責
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共事不厚而廐中凡有馬六十匹

悉以乞希微償責其意趣不常如是惠開還資二千餘萬悉散施
道俗一無所留後除貴陽王休範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其年會
稽太守蔡興宗之郡惠開自京口請假還都相逢於曲阿惠開先
與興宗名位略同又經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已戒
勒部下蔡會稽部伍若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興宗
見惠開舟力甚盛遣人訪訊事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
答者尋除少府加給事中惠開素剛至是益不得志曰大丈夫入
管喉舌出莅方伯乃復低頭入中邪寺內所任齊前嚮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剗除別種白楊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
猶爲夭也發病嘔血吐物如肝肺者辛子睿嗣齊受禪國除惠開
與諸弟並不睦惠基使至益州遂不相見與同產弟惠明亦致嫌
隙云

清言

惠明其次弟也亦有時譽泰始初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
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聽事前後太守不敢上惠明謂綱紀
曰孔季恭嘗爲此郡未聞有災遂盛設筵榻接賓數日見一人長
丈餘張弓挾矢向惠明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而卒

子昧素梁天監中位丹陽尹丞初拜日武帝賜錢八萬昧素一朝
散之親友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中從事性靜退少嗜慾好學能
清言榮利不關於中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並任情通率
不自矜尚天然簡素及在京口便有終焉之志後爲中書侍郎在
位少時求爲諸暨令到縣十餘日挂衣冠於縣門而去獨居屏事
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郎齊太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卒
親故迹其事行謚曰貞文先生

惠明弟惠基幼以外戚見宋江夏王義恭歎其詳審以女結婚歷

能棊人王抗

中書黃門郎惠基善隸書及奕棊齊高帝與之情好相得桂陽王休範妃惠基姊也高帝謂之曰卿家桂陽遂復作賊高帝頓新亭壘以惠基爲軍副惠基弟惠朗親爲休範攻戰惠基在城內了不自疑後爲長兼侍中袁粲劉彥節起兵之夕高帝以彥節是惠基妹夫惠基時直在省遣王敬則觀其指趣見惠基安靜不與彥節相知由是益加恩信仕齊爲都官尚書掌吏部永明中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尚書令王儉朝宗貴望惠基同在禮閣非公事不私覿焉遷太常加給事中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而雅樂正聲鮮有好者惠基解音律尤好魏三祖曲及相和歌每奏輒賞悅不能已當時能棊人琅邪王抗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於大行思莊戲遲巧於鬬棊宋文帝時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於帝前覆之齊高帝使思莊與王抗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傲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抗睡於局後寢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抗思莊並至給事中永明中敕使抗品棊竟陵王子良使惠基掌其事初思話先於曲阿起宅有閒曠之致惠基常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立身退素朝廷稱爲善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

對明本作及

子洽字宏稱幼敏寤年七歲誦楚辭略上口及長好學博涉善屬文仕梁位南徐州中從事近畿重鎮職吏數千人前後居者皆致巨富洽清身率職饋遺一無所受妻子不免饑寒累遷臨海太守爲政清平不尚威猛人俗便之還拜司徒左長史敕撰當塗堰碑辭甚贍麗卒於官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惠基弟惠休齊永明四年爲廣州刺史罷任獻奉傾資上敕中書

舍人茹法亮曰可問蕭惠休故當不復私邪吾欲分受之也後封建安縣子永元元年從吳興太守徵爲尚書右僕射吳興郡項羽神舊酷烈人云惠休事神謹故得美遷于時朝士多見殺二年惠休還至平望帝令服藥而卒贈金紫光祿大夫惠休弟惠朗同桂陽賊齊高帝赦之後爲西陽王征虜長史行南兗州事坐法免官惠朗弟惠薦仕齊左戶尚書子介

介字茂鏡少穎悟有器識梁大同中武陵王紀爲揚州刺史以介爲府長史在職以清白稱武帝謂何敬容曰蕭介甚貧可以處一郡復曰始興郡頻無良守可以介爲之由是出爲始興太守及至甚著威德徵爲少府卿尋加散騎常侍會侍中闕選司舉王筠等四人並不稱旨帝曰我門中乏無此職宜用蕭介爲之應對左右多所匡正帝甚重之遷都官尚書每軍國大事必先訪介帝謂朱异曰端右材也中大同二年辭疾致仕帝優詔不許終不肯起乃遣謁者僕射魏祥就拜光祿大夫太清中侯景於渦陽敗走入壽陽帝敕助防韋黯納之介聞而上表致諫極言不可帝省表歎息卒不能用介性高簡少交遊唯與族兄琛從兄昻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人以比謝氏烏衣之游初武帝總延後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以詩不成罰酒一斗盾飲盡顏色不變言笑自若介染翰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臧盾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年七十三卒於家

第三子允字叔佐少知名風神凝遠通達有識鑒容止醞藉仕梁位太子洗馬侯景攻陷臺城百僚奔散允獨整衣冠坐於宮坊景軍敬焉弗之逼也尋出居京口時寇賊縱橫百姓波駭允獨不行人問其故允曰性命自有常分豈可逃而免乎方今百姓爭欲奮

即席

波駭

臂而論大功何事於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景避迹吾弗爲也乃
閉門靜處併日而食卒免於患陳永定中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
躬造其廬以申長幼之敬宣帝卽位爲黃門侍郎晉安王爲南豫
州以爲長史時王尚少未親人務故委允行府事入爲光祿卿允
性敦重未嘗以榮利干懷及晉安出鎭湘州又苦攜允允少與蔡
景歷善子徵修父黨之敬聞允將行乃詣允曰公年德並高國之
元老從容坐鎭旦夕自爲列曹何爲方辛苦蕃外答曰已許晉安
豈可忘信其恬榮勢如此至德中鄱陽王出鎭會稽允又爲長史
帶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以
叙意辭理淸典後主嘗問蔡徵允之爲人徵曰其淸虛玄遠殆不
可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久之尋拜光
祿大夫及隋師濟江允遷于關右時南士至長安者例皆授官允

與尚書僕射謝伽辭以老疾隋文帝義之並厚賜帛尋卒年八十
四

弟引字叔休方正有器度性聰敏博學善屬文仕梁位西昌侯儀
同府主簿侯景之亂梁元帝爲荆州刺史朝士多歸之引曰諸王
力爭禍患方始今日逃難未是擇君之秋吾家再世爲始興郡遺
愛在人政可南行以存家門耳乃與弟彤及宗親等百餘人南奔
嶺表時始興人歐陽頠爲衡州刺史乃往依焉頠遷廣州病死子
紇領其衆引疑紇異圖因事規正由是情禮漸疎及紇反時都下
士人岑之敬公孫挺等並惶駭唯引怡然謂之敬等曰管幼安袁
曜卿亦但安坐耳君子正身以明道直已以行義亦何憂乎及章昭
達平番禺引始北還拜尚書金部侍郎引善書爲當時所重宣帝
嘗披奏事指引署名曰此字筆趣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

陛下假其毛羽耳帝又謂引曰我每有所念見卿輒意解何也引曰此自陛下不遷怒臣何預此恩引性抗直不事權貴宣帝每欲遷用輒爲用事者所裁及呂梁覆師戎儲空匱轉引爲庫部侍郎掌知營造引在職一年而器械充足歷中書黃門吏部侍郎廣州刺史馬靖甚得嶺表人心而甲兵精練每年深入俚洞數有戰功朝野頗生異議宣帝以引悉嶺外物情且遣引觀靖審其舉措諏令逆質及至靖即悟旨遣兒弟爲質後主即位爲中庶子建康令時殿內隊主吳璡及宦者李善度蔡脫兒等多所請屬引一皆不許引始族子密時爲黃門郎諫引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亦安能爲李蔡致屈就令不平不過免職耳吳璡竟作飛書李蔡證之坐免官卒於家子德言最知名引弟彤位太子中庶子南康王長史

琛字彥瑜惠開從子也祖僧珍宋廷尉卿父惠訓齊末爲巴東相梁武帝起兵齊和帝於荊州即位惠訓與巴西太守魯休烈並以郡相抗惠訓使子瓚據上明建康城平始歸降武帝宥之以爲太中大夫卒官琛少明悟有才辯數歲時從伯惠開見而奇之撫其背曰必興吾宗起家齊太學博士時王儉當朝琛年少未爲儉所識負其才氣候儉宴于樂遊乃著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儉坐儉與語大悅儉時爲丹陽尹辟爲主簿永明九年魏始通好琛再銜命北使還爲通直散騎侍郎時魏遣李彪來使齊武帝讌之琛於御筵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皆悅服彪乃受琛酒累遷尚書左丞時齊明帝用法嚴峻尚書郎坐杖罰者皆即科行琛乃密啟曰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王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

息明本作悉

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此職自魏晉以來郎官稍重今方參用高華吏部又近於通貴不應官高昔品而罰遵曩科所以從來彈舉雖在空文而許以推遷或逢赦恩或入春令便得息停宋元嘉大明中經有被罰者別由犯忤主心非關常準自泰始建元以來未經施行事廢已久人情未習自奉敕之後已行倉部郎江重欣杖督五十皆無不人懷慚懼兼有子弟成長彌復難爲儀適其應行罰可特賜輸贖使與令史有異以彰優緩之澤帝納之自是應受罰者依舊不行東昏初嗣立時議無廟見文琛議據周頌烈文閔予皆爲即位朝廟之典於是從之梁武在西邸與琛有舊梁臺建以爲御史中丞天監九年累遷平西長史江夏太守始琛爲宣城太守有北僧南度唯齎一瓠盧中有漢書序傳僧云三輔舊書相傳以爲班固真本琛固求得之其書多有異今者而紙墨亦古文字多如龍舉之例非隸非篆琛甚祕之及是以書餉都陽王範獻于東宮後爲吳興太守郡有項羽廟土人名爲憤王甚有靈驗遂於郡聽事安牀幕爲神坐公私請禱前後二千石皆於聽拜祠以軛下牛充祭而避居他室琛至著履登聽事聞室中有叱聲琛厲色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死據此聽事何也因遷之於廟又禁殺牛解祀以脯代肉琛頻莅大郡不事產業有闕則取不以爲嫌歷左戶度支二尚書侍中帝每朝讌接琛以舊恩嘗犯武帝偏諱帝斂容琛從容曰名不偏諱陛下不應諱順上曰各有家風琛曰其如禮何又經預御筵醉伏上以棗投琛琛仍取栗擲上正中面御史中丞在坐帝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說邪琛即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上笑悅上每呼琛爲宗老琛亦奉陳昔恩以早遷中陽夙忝同閈雖迷興運猶荷

洪慈上答曰雖云早契闊乃自非同志勿談興運初且道狂奴異琛常言少壯三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唯書籍不衰而琛性通脫嘗自解竈事畢餘餕必陶然致醉位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遺令諸子與妻同墳異藏祭以蔬菜塟止車十乘事存率素乘輿臨哭甚哀謚曰平子琛所撰漢書文府齊梁拾遺幷諸文集數十萬言子遊位少府卿遊子密字士幾幼聰敏博學有文詞位黃門郎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臧燾字德仁東莞莒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爲鄉里所稱晉太元中衛將軍謝安始立國學徐兗二州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晉孝武帝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或謂宜配食中宗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言考仲子宮若配食惠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並不配食義同陽秋晉光武追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廟又衛后既廢霍光追尊李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武二廟無配故耳又漢世立寢於陵自是晉制所異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母貴之所由一舉而允三義固哲王之高致也議者從之頃之去官以父母老家貧與弟燾俱棄人事躬耕自業紡已養親者十餘年父母喪亡居喪六年以毀瘠著稱宋武帝義旗建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鎮南參軍武帝鎮京口參帝中軍軍事入補尚書度支郎改掌

祠部襲封高陵亭侯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饗此其徵乎乃上議曰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修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疏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文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降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疏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毋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爲貴者故傳稱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言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廟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秦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其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殷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孫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也所謂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廟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

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并繼統之王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永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洪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執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謚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耳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廢亦神之所不依也若廢事則宜同虞主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錯繆非臣淺識所能折中時學者多從燾議竟未施行宋武帝受命拜太常雖外戚貴顯而彌自沖約茅屋蔬飧不改其舊所得奉祿與親戚共之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長子邃宜都太守邃子凝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司空徐湛之爲異常交年少時與傅僧祐俱以通家子始爲文帝所引見時上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凝之便干其語次上因回與語僧祐引凝之衣令止凝之大言曰明主難再遇便應政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反凝之辭韻詮序上甚賞焉後爲尚書左丞以徐湛之黨爲元凶所殺凝之子寅字士若事在沈攸之傳寅弟稜後軍參軍稜子嚴嚴字彥威幼有孝性居父憂以毀聞孤貧勤學行止書卷不離手從叔未甄爲江夏郡攜嚴之官於途作屯游賦又作七筭辭並典麗性孤介未嘗造請梁僕射徐勉欲識之嚴終不詣累遷湘東王

宣惠輕車府參軍兼記室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并作者姓名遂無遺失王遷荆州隨府轉西中郎安西錄事參軍歷南陽武寧郡守郡界蠻左前郡守常選武人以兵鎮之嚴獨以數門生單車入境郡蠻悅服後卒於鎮南諮議參軍文集十卷

嚴族叔未甄燾曾孫也父潭左戶尚書未甄有才幹少爲外兄汝南周顒所知仕梁爲太尉長史丁所生母憂三年廬于墓側歷廷尉卿江夏太守卒子盾

盾字宣卿幼從徵士琅邪諸葛璩受五經璩學徒常有數十百人盾處其間無所狎比璩曰此生王佐才也爲尚書中兵郎美風姿善容止每趣奏梁武帝甚悅焉入兼中書通事舍人盾有孝性嘗隨父宿直廷尉府母劉氏在宅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日宅信果報凶問其感通如此服未終父卒居喪五年不出廬戶形骸枯悴家人不識武帝累敕抑譬後累遷御史中丞性公强甚稱職中大通五年帝幸同泰寺開講設四部大會衆數萬人南越所獻馴象忽於衆中狂逸衆皆駭散唯盾與散騎侍郎裴之禮疑然自若帝甚嘉焉大同二年爲中領軍領軍管天下兵要監局事多盾爲人斂贍有風力長於撰繁職事甚理先是吳平侯蕭景居此職著聲至是盾復繼之後卒於領軍將軍謚曰忠

盾弟厥字獻卿亦以幹局稱爲晉安太守郡居山海常結聚逋逃前二千石討捕不能止厥下車宣化凶黨皆襁負而出自是居人復業然政嚴百姓謂之臧彪前後再兼中書通事舍人卒於兼司農卿厥前後居職所掌之局大事及蘭臺廷尉所不能決者敕並付厥辯斷精明咸得其理卒後有撾登聞鼓訴求付清直舍人帝

曰臧厥既亡此事便無所付其見知如此子操尚書三公郎
熹字義和熹之弟也與熹並好經學隆安初兵起熹乃習騎射志
立功名嘗與溧陽令阮崇獵遇猛獸突圍獵徒並散熹射之應弦
而倒從宋武入京城進至建鄴桓玄走武帝便使熹入宮收圖書
器物封府庫有金飾樂器武帝問熹卿欲此乎熹正色曰主上幽
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勛勞王室雖復不自實無情於樂帝
笑曰聊以戲耳以建義功封始興縣五等侯參武帝車騎中軍軍
事武帝將征廣固議者多不同熹贊成其行武帝遣朱齡石統大
衆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領建平巴東二郡太守蜀主譙縱遣大
將譙撫之屯牛脾又遣譙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敗走
追斬之成都平熹遇疾卒於蜀追贈光祿勳

子質字含文少好鷹犬善蒱博意錢之戲長六尺七寸出面露口

異相

三當作二

費字明本作凌

頰項拳髮初為世子中軍參軍嘗詣護軍趙倫之倫之名位已重
不相接質憤然起曰大丈夫各以老嫗作門戶何至以此中相輕
倫之慙謝質拂衣而去後為江夏王義恭撫軍參軍以輕薄無檢
為文帝所嫌徙給事中會稽長公主每為之言乃出為建平太守
甚得蠻楚心歷竟陵內史巴東建平三郡太守吏人便之質年始
出三十屢居名郡涉獵文史尺牘便敏有氣幹好言兵文帝謂可
大任以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在鎮奢費爵命無章為有司所
糾遇赦與范曄徐湛之等厚善曄謀反曄質必與之同會事發復
為義興太守二十七年遷南譙王義宣司空司馬南平內史未之
職會魏太武帝圍汝南戍主陳憲固守告急文帝遣質輕往壽陽
與安蠻司馬劉康祖等救憲後太武率大衆數十萬向彭城以質
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二十八年正月太武自

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質報太武書云爾不聞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饗有桑乾哉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而死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負（作馬）近都市爾識智及衆豈能勝符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時魏地童謠曰輅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至北歸石濟死虜欲度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上施鐵鑱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軍書寫臺格購斬太武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魏以鉤車鉤垣樓城內繫絙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質夜以木桶盛人縣出城外截鉤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土堅密每頹落下不過數斗魏軍乃自薄登城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死者與城平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乃解圍而歸上嘉質功以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監四州諸軍事明年文帝又北侵使質率見力向潼關質頓兵不肯時發又顧戀嬖妾棄軍營壘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七百萬爲有司所糾上不問元凶弒立以質爲丹陽尹質家遣門生師顗報質具言文帝崩問質使告司空義宣及孝武帝而自率衆五千馳下討逆自陽口進江陵見義宣時質諸子在都聞質舉義並逃亡義宣始得質報即日舉兵馳信報孝武板進質號征北將軍孝武即位加質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州諸軍事使質自白下步上薛安都程天祚等亦自南掖門入與質同會太極殿庭生禽元凶仍使質留守朝堂封始興郡公之鎮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六平乘並施龍子幡時孝武自攬威權而質以少

主遇之刑政慶賞不復諮稟朝廷自謂人才足爲一世英傑始聞
國禍便有異圖以義宣凡闇易制欲外相推奉以成其志及至江
陵便致拜稱名質於義宣雖爲兄弟而年近大十歲義宣驚曰君
何意拜弟質曰事中宜然時義宣已推崇孝武故其計不行每
事泄及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義恭愕然問質所以質曰天下
屯危禮異常日前在荊州亦拜司空會義宣有憾於孝武質因此
密信說誘陳朝廷得失又謂震主之威不可持久質女爲義宣子
採妻謂質無復異同納其說且義宣腹心將佐蔡超竺超人等咸
有富貴情願又勸義宣義宣時未受丞相質子敦爲黃門侍郎奉
詔敦勸道經尋陽質令敦具更譬說義宣義宣意乃定馳報豫州
刺史魯爽期孝建元年秋同舉爽失旨即起兵遣人至都報弟瑜
席卷奔叛瑜弟弘爲質府佐孝武馳使報質誅弘於是執臺使狼

狽舉兵馳報義宣孝武遣撫軍將軍柳元景統豫州刺史王玄謨
等屯梁山洲兩岸築堰月壘水陸待之元景檄書宣告而義宣亦
相次係至江夏王義恭書曰昔桓玄借兵於仲堪有似今日義宣
由此與質相疑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萬人綴
玄謨必不敢輕動質浮舟外江直向石頭此上略也義宣將從之
義宣客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拔東城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
麾下自行義宣遣腹心劉諶之就質陳軍城南玄謨留羸弱守城
悉精兵出戰薛安都騎軍前出垣護之督諸將繼之乃大潰質求
義宣欲計事密已走矣質不知所爲亦走至尋陽焚府舍載妓妾
入南湖擿蓮噉之追兵至以荷覆頭沈於水出鼻軍士鄭俱兒望
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腹胃纏縈水草隊于裘應斬質傳首建鄴
錄尚書江夏王義恭等奏依漢王莽事漆其頭藏於武庫詔可

論曰趙倫之蕭思話俱以外戚之親並接風雲之會言親則在趙爲密論望則於蕭爲重古人云人能弘道蓋此之謂乎惠開親禮雖爲宗元寄方寸之內孝友異情驗於山川有驗於此感天文

南史卷十九

列傳第九

謝晦 兄瞻 弟曄 從叔澹

謝裕 子恂 玄孫 裕弟純 述 孫朓

謝方明 子惠連

謝靈運 孫超宗 曾孫幾卿

謝晦字宣明陳郡陽夏人晉太常裒之玄孫也裒子奕據安萬鐵並著名前史據子朗字長度位東陽太守朗子重字景重位會稽王道子驃騎長史重生絢瞻晦瞻遯絢位至宋文帝鎮軍長史早卒晦初爲孟和建威府中兵參軍祖尤帝問劉穆之祖府誰堪入府穆之舉晦即命爲太尉參軍武帝嘗訊獄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晦車中一覽訊牒隨問酬對無失帝奇之即日署刑獄

賊曹累遷太尉王衍從征司馬休之時徐逵之戰死帝將自登岸
諸將諫不從晦持帝帝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晦
死何有會胡藩登岸賊退乃止晦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髮
如畫涉獵文義博贍多通時人以方楊德祖微將不及晦聞猶以
爲恨帝深加愛賞從征關洛內外要任悉委之帝於彭城大會命
紙筆賦詩晦恐帝有失起諫帝即代作曰先蕩臨淄穢却清河洛
塵華陽有逸驥桃林無伏輪於是羣臣並作時謝琨風華爲江左
第一嘗與晦俱在武帝前帝目之曰一時頓有兩玉人耳劉穆之
遣使陳事晦往往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帝欲以晦爲
從事中郎穆之堅執不與故終穆之世不遷及穆之喪問至帝哭
之甚慟曰喪我賢友晦時正直喜甚自入閤參審其日敎出轉晦
[illegible]中郎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加侍中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
伐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於是登城北望慨然不悅乃命羣僚諷
詩晦詠王粲詩曰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悟彼下泉人喟然傷
心肝帝流涕不自勝及帝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宮晦領游
軍爲警加中領軍封武昌縣公永初二年坐行璽封鎭西司馬南
郡太守王華而誤封北海太守球板免晦侍中尋轉領軍將軍加
散騎常侍依晉中軍羊祜故事入直殿省總統宿衛及帝不豫給
班劍二十人與徐羨之傅亮檀道濟並侍醫藥少帝即位加中書
令與徐傅輔政及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加都督欲令居外爲援慮文帝至或別用人故遽有此授精兵舊
將悉以配之文帝即位晦慮不得去甚憂惶及發新亭顧石頭城
喜曰今得脫矣進封建平郡公固讓又給鼓吹一部至江陵深結
侍中王華冀以免禍二女當配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元嘉二

上字明本作止

年遣妻及長子世休送女還都先是景平中魏師攻取河南至是欲誅羨之等并討晦聲言北行又言拜京陵裝舟艦傳亮與晦書言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當遣外監萬幼宗往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三年正月晦弟黃門侍郎瞻馳使告晦晦猶謂不然呼諮議參軍何承天示以亮書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晦尚謂虛使承天豫立答詔啟草北行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慧得尋陽人書言其事已審使執晦晦問計於承天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哉承天曰尚未至此其在境外晦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吾不愛死負先帝之顧如何又謂承天曰幼宗尚

被

未至若後二三日無消息便是不復來邪承天曰程說其事已判豈容復疑晦欲焚南蠻兵籍率見力決戰士人多勸發兵晦問諸將戰士三千足守城乎南蠻司馬周超曰非徒守城若有外寇亦可立勳司馬庾登之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晦即命超為司馬轉登之為長史文帝誅羨之等及晦子世休收瞻子世平兄子紹等晦知訖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既而自出射堂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言臣等若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得沿流三千虛館三月奉迎鑾駕以遵下武故廬陵王於滎陽之世屢彼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又言羨之亮無罪見誅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恐害帝時已戒嚴尚書符荊州暴其罪狀晦率衆二萬發自江陵舟艦列自江津至于破冢旗旌相

上旌旗

始明帝

悲人道

果然一作猥然長尾猴也

熙歎曰恨不得以此爲勤王之師移檄建鄴言王弘曇首王華等罪又上表陳情初晦與徐傳謀爲自全計晦據上流檀鎮廣陵各有強兵足制朝廷羨之亮於中知權可得持久及帝將行召檀道濟委之以衆晦數謂道濟不全及聞其來大衆皆潰晦得小船還江陵初雍州刺史劉粹遣弟竟陵太守道濟與臺軍王沈敞之襲江陵至沙橋周超大破之俄而晦至江陵無他唯愧周超而已超其夜詣到彥之降晦乃携弟遯兄子世基等七騎北走遯肥不能騎馬晦每待不得速至安陸延頭晦故吏戍主光順之檻送建鄴於路作悲人道以自哀周超既降到彥之以參府事劉粹遣告彥之沙橋之事敗由周超彥之乃執與晦等並伏誅世基絢之子也有才氣臨死爲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爲螻蟻食晦續之曰功遂俾昔人保退無智力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晦女爲彭城王義康妃聰明有才貌被髮徒跣與晦訣曰阿父大丈夫當橫屍戰場奈何狼藉都市言訖叫絕行人爲之落淚晦死時年三十七庾登之殷道鸞何承天自晦下並見原

瞻字宣遠一曰名檐字通遠晦次兄也六歲能屬文爲紫石英贊果然詩爲當時才士歎異與從叔琨族弟靈運俱有盛名嘗作喜霽詩靈運寫之琨詠之王弘在坐以爲三絕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爲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遠遠自楚臺秘書郎解職隨從故爲柳建威長史後爲宋武帝相國從事中郎晦時爲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時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素退爲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邪乃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後因宴集靈運問晦潘陸與賈充優劣晦曰安仁謂於權門士衡邀競無已並不能保身自求

多福公閭勲名佐世不得爲並靈運曰安仁士衡才爲一時之冠
方之公閭本自遼絶瞻斂容曰若處貴而能遺權斯則是非不得
而生傾危無因而至君子以明哲保身其在此乎常以裁止晦如
此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
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
陳帝欲以瞻爲吳興郡又自陳請乃爲豫章太守晦或以朝廷密
事語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爲戲笑以絶其言晦遂建佐命功瞻愈
憂懼永初二年在郡遇疾不療幸於不永晦聞疾奔波瞻見之曰
汝爲國大臣又總戎重萬里遠出必生疑謗時果有詐告晦反者
瞻疾篤還都帝以晦禁旅不得出宿使瞻居于晉南郡公主壻羊
賁故第在領軍府東門瞻曰吾有先人弊廬何爲於此臨終遺晦
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忠自勉爲國爲家卒時年三
十五瞻文章之美與從叔琨族弟靈運相抗靈運父瑒無才能爲
祕書郎早卒而靈運好臧否人物琨患之欲加裁折未有其方謂
瞻曰非汝不能乃與晦瞻弘微等共遊戲使瞻與靈運共車靈運
登車便商較人物瞻謂曰祕書早亡談者亦互有同異靈運默然
言論自此衰止

弟瞻字宣鏡年數歲所生母郭氏疾瞻晨昏溫凊勤容戚顏未嘗
暫改恐僕役營疾懈倦躬自執勞母爲疾畏驚而微賤過甚一家
尊卑感瞻至性咸納慶行屏氣語如此者十餘年位黃門侍郎從
坐伏誅

澹字景恒晦從叔也祖安晉太傅父瑤琅邪王友澹任達仗氣不
營當世與順陽范泰爲雲霞之交歷位尚書宋武帝將受禪有司
議使侍中劉敞進璽帝曰此選當須人望乃使澹攝澹嘗侍帝宴

酣飲大言無所屈鄭鮮之欲按之帝以爲澹方外士不宜規矩繩之然意不說不以任寄後復侍飲醉謂帝曰陛下用羣臣但須委屈順者乃見貴汲黯之徒無用也帝大笑景平中累遷光祿大夫從子晦爲荆州將之鎭詣澹別晦色自矜澹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色甚愧元嘉中位侍中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卒初澹從弟混與劉毅昵澹常以爲憂漸疎混每謂弟璞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混尋見誅朝廷以澹先言故不及禍璞字景山幼孝友祖安深賞愛之位光祿勳

謝裕字景仁朗弟允之子而晦從父也名與宋武帝諱同故以字行允字令度位宣城內史景仁幼爲從祖安所知始爲前軍行參軍會稽王世子元顯嬖人張法順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唯景仁不至年三十而方爲著作佐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謂四坐曰司馬庾人父子云何不敗遂令謝景仁三十而方佐著作郎玄建楚臺以補黃門侍郎及篡位領驍騎將軍景仁博聞强識善叙前言往行玄每與言不倦玄出行殷仲文卞範之之徒皆騎馬散從而使景仁陪輦宋武帝爲桓修撫軍中兵參軍嘗詣景仁諮事景仁與語說因留帝食食未辦而景仁爲玄所召玄性促俄頃間騎詔續至帝屢求去景仁不許曰主上見待要應有方我欲與客食豈不得待竟安坐飽食然後應召帝甚感之及平建鄴景仁與百僚同見武帝目之曰此名公孫也歷位武帝鎭軍司馬復爲車騎司馬義熙五年帝將伐慕容超朝議皆謂不可劉毅時鎭姑熟固止帝以爲符堅侵境謝太傅猶不自行宰相遠出傾動根本景仁獨曰公建桓文之烈應天人之心雖業高振古而德刑未樹宜推

亡固存廣振威略平定之後養銳息徒然後觀兵洛汭修復園寢豈有縱敵貽患者哉帝從之及北伐大司馬琅邪王天子母弟屬當儲副帝深以根本爲憂轉景仁大司馬左司馬專總府任又遷吏部尚書時從兄混爲尚書左僕射依制不得相監帝啟依僕射王彪之尚書王劭前例不解職坐選吏部令史邢安泰爲都令史平原太守二官共除安泰以令史職拜謁陵廟爲御史中丞鄭鮮之所糾白衣領職十一年爲左僕射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淨麗每唾輒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日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武帝雅相知重申以昏姻廬陵王義真妃景仁女也十二年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葬日武帝親臨甚慟

子恂字泰温位鄱陽太守恂子孺子少與族兄莊齊名多藝能尤善聲律車騎將軍王彧孺子姑之子也嘗與孺子宴桐臺孺子次

笙彧自起舞既而歎曰今日真使人飄飄有伊洛間意爲新安王主簿出爲廬江郡辭宋孝武謂有司曰謝孺子不可屈爲小郡乃以爲司徒主簿後以家貧求西陽太守卒官子璟少與從叔朓俱知名齊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璟亦預焉位中書郎梁天監中爲左戶尚書再遷侍中固辭年老求金紫帝不悅未叙會卒

子微字玄度美風采好學善屬文位兼中書舍人與河東裴子野沛國劉顯同官友善時魏中山王元略還北梁武帝踐於武德殿賦詩三十韻限三刻成微二刻便就文甚美帝再覽焉又爲臨汝侯猷製放生文亦見賞於世後除尚書左丞及昭明太子薨帝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將出詔唯召尚書右僕射何敬容宣惠將軍孔休源及微三人與議微時年位尚輕而任遇已重後卒於北中豫章王長史南蘭陵太守文集二十卷

明本作車

純字景懋景仁弟也劉毅鎮江陵以爲衛軍長史南平相及王鎮惡襲毅毅時病佐史聞兵至馳還入府左右引軍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安之及入毅兵敗衆散純爲人所殺純弟虓字景虓位司徒右長史

虓弟述字景先小字道兒少有至行隨純在江陵純遇害述奉純喪還都至西塞遇暴風純喪舫流漂不知所在述乘小船尋求經純喪庾舫過庾遣人謂曰小郎去必無及寧可存亡俱盡邪述號泣答曰若安全至岸尚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冒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叫呼天幸而獲免咸以爲精誠所致武帝聞而嘉之及臨豫州諷中正以爲迎主簿甚被器遇景仁愛虓而憎述嘗設饌請宋武帝帝命虓豫坐而帝召述述知非景仁夙意又慮帝命之請急不從帝馳遣呼述須臾乃殮其見重如此

及景仁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衣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感愧焉友愛遂篤及景仁卒哀號過禮景仁肥壯買材數具皆不合用述哀惶親選廼獲焉爲太尉參軍從征司馬休之封吉陽縣五等侯元嘉二年拜中書侍郎後爲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領南郡太守義康入相述又爲司徒左長史轉左衛將軍莅官清約私無宅舍義康遇之甚厚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並與述爲異常之交述美風姿善舉止湛每謂人曰我見謝道兒未嘗足雍州刺史張邵以贖貨將至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王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述有心虛疾性理時或乖謬卒於吳興太守喪還未至都數十里殷景仁劉湛同乘迎赴

望船流涕及劉湛誅義康外鎮將行歎曰謝述唯勸吾退劉湛唯勸吾進述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文帝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三子綜約緯綜有才藝善隸書爲太子中舍人與范曄謀反伏誅約亦死緯尚宋文帝第五女長城公主素爲綜約所憎免死徙廣州孝建中還都方雅有父風位正員郎子朓

朓字玄輝少好學有美名文章清麗爲齊隨王子隆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朓尤被賞不捨日夕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欲以啟聞朓知之因事求還道中爲詩寄西府曰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是也仍除新安王中軍記室朓牋辭子隆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毋竭驚飈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咽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故得捨耒場圃奉筆兎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從乘載脂榮立府廷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泝澣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蕃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嗟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時荊州信去倚待朓執筆便成文無點易以本官兼尚書殿中郎隆昌初敕朓接北使朓自以口訥啟讓見許明帝輔政以爲驃騎諮議領記室掌霸府文筆又掌中書詔誥轉中書郎出爲晉安王鎮北諮議南東海太守行南徐州事啟王敬則反謀上甚賞之遷尚書吏部郎朓上表三讓中書疑朓官未及讓以問國子

祭酒沈約約曰宋元嘉中范曄讓吏部朱修之讓黄門蔡興宗讓
中書並三表詔答近代小官不讓遂成恒俗恐有乖讓意王藍田
劉安西並貴重初自不讓今豈可慕此不讓邪蔡興公孔顗並讓
記室今豈可三署皆讓邪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豈關官之
大小撝謙之美本出人情若大官必讓便與詣闕章表不異例既
如此謂都非疑朓讓優答不許朓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常云二
百年來無此詩也敬皇后遷祔山陵朓撰哀策文齊世莫有及者
東昏失德江祏欲立江夏王寶玄未更回惑與弟祀密謂朓曰江
夏年少朓不堪不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
要富貴只求安國家爾遥光又遣親人劉渢致意於朓朓自以受
恩明帝不肯答少日遥光以朓兼知衛尉事朓懼見引即以祏等
謀告左興盛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

但以卿爲反覆人爾暄陽驚馳告始安王及江祏始安欲出朓爲
東陽郡祏固執不與先是朓常輕祏爲人祏常詣朓朓因言有一
詩呼左右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爲輕已後祏
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
之祏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詔暴其過惡收付廷尉又使御史中
丞范岫奏收朓下獄死時年三十六臨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
方爲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初朓告王敬則反敬則反敬則女爲朓妻常懷
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之
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於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
天道其不可昧乎我雖不殺王公王公因我而死朓好奬人才會
稽孔顗粗有才筆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表以示朓朓嗟吟良
久手自折簡寫之謂珪曰士子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

論其好善如此朓及殷叡素與梁武以文章相得帝以大女永興
公主適叡子鈞第二女永世公主適朓子謨及帝爲雍州二女並
暫隨母向州及武帝即位二主始隨內還武帝意薄謨又以門單
欲更適張弘策子策卒又以與王志子諲而謨不堪歎恨爲書狀
如詩贈王王以呈帝甚蒙矜歎而婦終不得還尋用謨爲信安縣
稍遷王府諮議時以爲沈約早與朓善爲制此書云
謝方明裕從祖弟也祖鐵字鐵石位永嘉太守父沖字秀度中書
郎家在會稽病歸爲孫恩所殺贈散騎常侍方明隨伯父吳興太
守邈在郡孫恩寇會稽東土諸郡響應吳興人胡桀郡驃破東遷
縣方明勸邈避之不從賊至被害方明逃免初邈舅子長樂馮嗣
之及北方學士馮翊仇玄達俱投邈禮待甚簡二人並恨遂與恩
通謀劉牢之謝琰等討恩恩走臨海嗣之等不得同去方更聚合
方明體素羸弱而勇決過人結邈門生討嗣之等悉會手刃之時
亂後吉凶禮廢方明合門遇禍資產無遺而營舉凶功盡力數月
葬送並畢平世備禮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陷會稽謝琰見害因
購方明甚急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蘗嶠出鄱陽附載
還都寄居國子學流離險戹屯苦備經而貞履之操在約無改桓
玄尅建鄴丹陽尹卞範之勢傾朝野欲以女嫁方明方明終不回
桓玄聞而賞之即除著作佐郎後從兄景仁舉爲宋武中軍主簿
方明知無不爲帝謂曰愧未有瓜衍之賞且當與卿共豫章國祿
屢加賞賜方明嚴恪善自居遇雖暗室未嘗有惰容從兄混有重
名唯歲節朝拜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當時朝野輻湊其不至
者唯琨方明郗僧施蔡廓四人而已穆之甚恨及琨等誅後方明
廓來往造穆之穆之大悅白武帝曰謝方明可謂名家駒[illegible]蔡廓

直置並台鼎人無論復有才用頃之轉從事中郎仍爲右將軍道
憐長史武帝令府中衆事皆諮決之府轉爲中軍長史尋加晉陵
太守復爲驃騎長史南郡相委任如初嘗年終江陵縣獄囚事無
輕重悉放歸家使過正三日還到罪重者二十餘人綱紀以下莫
不疑懼時晉陵郡送故王簿弘季咸徐壽之並隨在西固諫以爲
昔人雖有其事或是記籍過言且當今人情僞薄不可以故義相
許方明不納一時遣之囚及父兄並驚喜涕泣以爲就死無恨至
期有重罪一人醉不能歸違二日及反餘一囚十日不來五官朱
千期論見欲自討之方明知爲囚事使左右謝五官不須入囚自
當反囚逡巡墟里不能自歸鄉村責讓率領將送竟無逃者遠近
歎服焉宋武帝受命位侍中丹陽尹有能名轉會稽太守江東人
戶殷盛風俗峻刻彊弱相陵姦吏蜂起符書一下文攝相續方明
深達政體不拘文法闊略苛細務在統領貴族豪士莫敢犯禁除
北伍之坐判久繫之獄前後征伐每兵運不充悉徵士庶事寧皆
使還本而守宰不明與奪乖謬人事不至必被抑案方明簡次精
當各順所宜東土稱詠之性尤愛惜未嘗有所易非承代前人不
易其政必宜改者則漸變使無迹可尋卒官

子惠連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加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
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
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功非吾語也本州辟主簿不就惠
連先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贈以五言詩十餘首乘流
遵歸路諸篇是也坐發不豫榮位尚書僕射殷景仁愛其才言次
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似見此文而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
曰若此便應通之元嘉七年方爲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行參軍

義康修東府城城塹中得古冢爲之改葬使惠連爲祭文留信待
成其文甚美又爲雪賦以高麗見奇靈運見其新文每曰張華重
生不能易也文章並行於世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輕薄多尤累故
官不顯無子惠連弟惠宣位臨川太守
謝靈運安西將軍奕之曾孫而方明從子也祖玄晉車騎將軍父
瑒生而不慧位祕書郎早亡靈運少好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
我乃生瑒瑒兒何爲不及我靈運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密則不如也從叔琨
顏延之爲江左第一特加愛之襲封康樂公以國公例除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爲琅邪
王大司馬行參軍性豪侈車服鮮麗衣物多改舊刑制世共宗之
咸稱謝康樂也累遷祕書丞坐事免宋武帝在長安靈運爲世子
中軍諮議黃門侍郎奉使慰勞武帝於彭城作撰征賦後爲相國
從事中郎世子左衛率坐輒殺門生免官宋受命降公爵爲侯又
爲太子左衛率靈運多愆禮度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
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既不見知常懷憤惋廬陵王義眞少好文
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卽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
政司徒徐羨之等忠之出爲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靈運素所愛
好出守既不得志遂肆意遊遨徧歷諸縣動踰旬朔理人聽訟不
復關懷所至輒爲詩詠以致其意在郡一周稱疾去職從弟晦曜弘
微等並與書止之不從靈運文祖並莅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
移籍會稽修營舊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隱士王弘之孔淳
之等放蕩爲娛有終焉之志每有一首詩至都下貴賤莫不競寫
宿昔間士庶皆徧名動都下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文帝誅
徐羨之等徵爲祕書監再召不起使光祿大夫范泰與書敦奬乃

出使整祕閣書遺闕又令撰晉書粗立條流書竟不就尋遷侍中
賞遇甚厚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爲二寶
既自以名輩應參時政至是唯以文義見接每侍上宴談賞而已
王曇首王華殷景仁等名位素不踰之並見任遇意既不平多稱
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果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遊行或
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諷
旨令自解靈運表陳疾賜假東歸將行上書勸伐河北而游娛宴
集以夜續晝復爲御史中丞傅隆奏免官是歲元嘉五年也靈運
既東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謝瞻謝惠連幼有奇才不爲父方明所
會共爲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連知靈運去永嘉還始寧時方明爲會稽靈運造方明遇惠連大相
知賞靈運性無所推唯重惠連與爲例頗交時何長瑜敎惠連讀

何長瑜

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爲絕倫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而尊作
常兒遇之長瑜當今仲宣而飽以下客之食尊既不能禮賢宜以
長瑜還靈運載之而去荀雍字道雍官至員外散騎郎瞻之字曜
璠爲臨川內史被司空竟陵王誕所遇誕敗坐誅長瑜才亞惠連
雍瞻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自國侍郎至平西記室
參軍嘗於江陵寄書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
展渙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
而輕薄少年遂演之凡人士並爲題目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行
義慶大怒白文帝除廣州所統曾城令及義慶薨朝士並詣第叙
哀何勗謂袁淑曰長瑜便可還也淑曰國新喪未宜以流人爲念
廬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參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
橋遇暴風溺死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義故門生

決　決

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爲山賊未知靈運乃安又要琇更進琇不肯靈運贈琇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在會稽亦多從衆驚動縣邑太守孟顗事佛精懇而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此言又與王弘之諸人出于秋亭飲酒傑身大呼顗深不堪遣信相聞靈運大怒曰身自大呼何關癡人事會稽東郭有回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文帝令州郡履行此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不得回踵又求始寧休崿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顗非存利人政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傷之與顗遂隙因靈運橫恣表其異志發兵自防露板上言靈運馳詣闕上表自陳本末文帝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復使東歸以爲臨川內史在郡遊放不異永嘉爲有司所糾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興兵叛逸遂有逆志爲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禽之送廷尉廷尉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詔以謝玄勳參微管宜宥及後嗣降死徙廣州後秦郡府將宋齊受使至涂口行達桃墟村見有七人下路聚語疑非常人還告郡縣遣兵隨齊掩討禽之其一人姓趙名欽天同村薛道雙先與靈運共事道雙因同村成國報欽云靈運犯事徙廣州給錢令買弓箭刀楯等物使道雙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之若得者如意後功勞是同遂合部黨要謝不得及還饑餒緣路爲刼有司奏收之文帝詔於廣州棄市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生李業有

孟顗

終嘉穡公理既迫霍生命亦殞所稱龔勝李業猶前哲子房曾遵之意也時元嘉十年年四十九所著文章傳於世孟顗字彥重平昌安丘人衛將軍祖弟也祖顗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祖貴盛顗不就辟祖死後顗歷侍中僕射太子詹事散騎常侍左光祿大夫嘗就徐羨之因叙關洛中事顗歎劉穆之終後便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顗不悅衆賓笑而釋之後卒於會稽太守靈運子鳳坐靈運徒嶺南早卒

鳳子超宗隨父鳳嶺南元嘉末得還與慧休道人來往好學有文辭盛得名譽選補新安王子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磬之

坐 明本無一字

室復有異物邪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覔見毛至闇侍不得乃去泰始中爲尚書殿中郎三年都令史駱宰議策秀孝格五問並得爲上四三一爲中二爲下一不第超宗議不同詔從宰議齊高帝爲領軍愛其才衛將軍袁粲聞之謂高帝曰超宗開亮善可與語取爲長史臨淮太守粲誅高帝以超宗爲義興太守昇明二年坐公事免詣東府門自通其日風寒高帝謂四坐曰此客至使人不衣自暖矣超宗既坐飲酒數盃辭氣橫出高帝對之甚歡及齊受禪爲黃門郎有司奏撰郊廟歌上敕司徒褚彥回侍中謝朏散騎侍郎孔珪太學博士王暅之總明學士劉融何法圖何曇秀作者凡十人超宗辭獨見用爲人恃才使酒多所陵忽在直省常醉上召見語及北方事超宗曰虜動來二十年矣佛出亦無如之何以失儀出

爲南郡王中軍司馬人問曰承有朝命定是何府超宗怨望答曰
不知是司馬爲是司驢既是驢府政應爲司驢爲有司奏以怨望
免禁錮十年後司徒褚彥回因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
僕射王儉驚跣下車超宗拊掌笑曰落水三公墜車僕射彥回出
水霑濕狼藉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天道焉天所不容地所
不受投畀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
袁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誚稍布朝野武帝即位使掌國史
除竟陵王征北諮議領記室愈不得志超宗爲子娶張敬兒女爲
婦帝甚疑之及敬兒誅超宗謂丹陽尹李安人曰往年殺韓信今
年殺彭越君欲何計安人具啟之上積懷超宗輕慢使兼中丞袁
彖奏超宗請付廷尉武帝雖可其奏以彖言辭依違使左丞王逡
之奏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請免彖所居官詔彖匿情欺國愛朋

罔王免官禁錮十年超宗下廷尉一宿髮白皓首詔徙越嶲行至
豫章上敕豫章內史虞悰賜盡勿傷其形骸明年超宗門生王永
先又告超宗子才卿死罪二十餘條上疑其妄以才卿付廷尉辯
以不實見原永先於獄盡之
才卿弟幾卿清辯時號神童超宗徙越嶲詔家人不得相隨幾卿
年八歲別父於新亭不勝其慟遂投於江超宗命估客數人入水
救之良久涌出得就岸耳目口鼻出水數斗十餘日乃裁能言
居父憂哀毀過禮年十二召補國子生齊文慧太子自臨策試謂
王儉曰幾卿本長玄理今可以經義訪之儉承旨發問幾卿辯釋
無滯文慧大稱賞焉儉謂人曰謝超宗爲不死矣及長博學有文
采仕齊爲太尉晉安王主簿梁天監中自尚書三公郎爲書侍御
史舊郎官轉爲此職者世謂之南奔幾卿頗失志多陳疾臺事略

不復理累遷尚書左丞幾卿詳悉故實僕射徐勉每有凝滯多詢
訪之然性通脫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
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時觀者如堵幾卿處
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褌與門生登閣道飲酒酣呼爲有
司糾奏坐免普通六年詔西昌侯藻督衆軍北侵幾卿啟求行擢
爲藻軍師長史將行與僕射徐勉別勉云淮淝之役前謝已著奇
功未知今謝何如幾卿應聲曰已見今徐勝於前徐後謝何必愧
於前謝勉默然軍至渦陽退敗幾卿坐免官居白楊石井宅朝中
交好者載酒從之客恒滿坐時左丞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相得
並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湘東
王繹在荆鎮與書慰勉之後爲太子率更令放達不事容儀性不
容非與物多忤有乖己者輒肆意罵之退無所言遷左丞僕射省

嘗議集公卿幾卿外還宿酲未醒取枕高臥傍若無人又嘗於閤
省祿袒酣飲及醉小遺下霑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轉
左光祿長史卒文集行於世幾卿雖不持檢操然於家門篤睦兄
才卿早卒子藻幼孤幾卿撫養甚至及藻成立歷清官皆幾卿奬
訓之力也

論曰謝瞻以佐命之功當顧托之重殷憂在目鼎昏啟聖於社稷
之計蓋爲大矣但廬陵之殞事非王命昌門之覆有乖臣道博陸
所慎理異於斯加以身處上流兵權總己將欲以外制內豈人主
所久堪乎向令徐傳不亡道濟居外四權制命力足相侔劉氏之
危則有逾累卵以此論罰豈曰妄誅宣遠所爲寒心可謂睹其萌
矣然謝氏自晉以降雅道相傳景恒景仁以德素傳美景懋景先
以節義流譽方明行已之度玄暉藻績之奇各擅一時可謂德門

者矣靈運才名位左獨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人各有能豈言
乃信惜乎

昭和十七年十二月三日午後三時也

列傳第十

謝弘微

子莊　孫朏　曾孫譿　玄孫哲　朏弟顒　顒弟瀹　瀹子覽　覽弟舉
舉子嘏　舉兄子憍

謝密字弘微晉西中郎萬之曾孫尚書左僕射景仁從子也祖韶
車騎司馬父思武昌太守弘微年十歲繼從叔峻名犯所繼內諱
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人見而
異之謂思曰此兒深中夙敏方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峻司空琰
子也於弘微本服緦親戚中表素不相識率意承接皆合禮衷義
熙初襲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數千卷書
國吏數人而已遺財祿秩一不關預混聞而驚歎謂國郎中令漆
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之國侯既不厝意今可依常分
送弘微重混言乃少有所受北舍弘微本家也混風格高峻少所

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晦曜以文義賞會常共宴處居在烏衣巷故謂之烏衣之游混詩所言昔爲烏衣游戚戚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辭辯富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混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辯未必皆愜衆心至於領會機賞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微子常言阿遠剛躁負氣阿客博而無檢曜仗才而持操不篤晦自知而納善不周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爲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言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若年造六十必至公輔嘗因酣讌之餘爲韻語以奬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誕通度實有名家韻若加繩淬功部瑩乃瓊瑾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儁若能去方執穆穆三才順阿多標獨解弱冠篡華亂質勝誡無文其尚又能峻通遠懷清悟秉采摽蘭訊直轡鮮不躓抑用解偏吝微子基微尚無倦由慕藺勿輕一

貧少進往必千仞數子勉之哉風流由爾振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瞻等並有誡厲之言唯弘微獨盡褒美曜弘微兄多其小子通遠即瞻字客兒靈運小名也晉世名家身有國封者起家多拜員外散騎侍郎弘微亦拜員外散騎侍郎琅邪王大司馬參軍義熙八年混以劉毅黨見誅混妻晉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練公主雖執意不行而詔與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唯有二女年並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宋武受命晉陵公主降封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聽還謝氏自混亡至是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廩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生平重此一子可謂知人僕射爲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義舊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不歎息或爲流

曜傳

涕感弘微之義也性嚴正舉止必修禮度事繼親之黨恭謹過常伯叔二母歸宗兩姑晨夕瞻奉盡其誠敬內外或傳語通訊輒正其衣冠婢僕之前不妄言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時有蔡湛之者及見謝安兄弟謂人曰弘微貌類中郎而性似文靖文帝初封宜都王鎮江陵以琅邪王球為友弘微為文學母憂去職居喪以孝稱服闋疏素踰時文帝即位為黃門侍郎與王華王曇首殷景仁劉湛等號曰五臣遷尚書吏部郎參機密尋轉右衛將軍諸故吏臣佐並委弘微選擬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滋味盡其豐美兄曜歷御史中丞彭城王義康驃騎長史卒官弘微哀戚過禮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釋慧琳嘗與之食見其猶蔬素謂曰禍越素既多疾即吉猶未復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弘微曰衣冠之變禮不可踰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食歔欷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友睦之至衆世莫及口不言人短見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聞之常亂以他語歷位中庶子加侍中志在素宦畏忌權寵固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獻替及陳事必手書焚草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膳羞每就求食弘微與親舊經營及進之後親人問上所御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之漢世孔光及東鄉君薨遺財千萬園宅十餘所又會稽吳興琅邪諸處太傅安司空琰時事業奴僮猶數百人公私咸謂室內資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不取自以私祿營葬混女夫殷叡素好樗蒲聞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姊之分以還戲責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弘微舅子領軍將軍劉湛謂弘微曰天下事宜有裁衷卿此不問何以居官弘微笑而不答或有譏以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

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今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東鄉君墓混墓開弘微牽疾臨赴病逐甚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二文帝歎惜甚至謂謝景仁曰謝弘微王曇首年踰四十名位未盡其才此朕之責也弘微性寬博無喜慍末年嘗與友人棊友人西南棊有死勢復一客曰西南風急或有覆舟者友悟乃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知其暮年之事果以此歲終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言被遣殺弘微弘微疾每劇輒豫告文宣及弘微死與文宣分別而去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是文帝手敕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卑塋事追贈太常弘微與琅邪王慧王球並以簡淡稱人謂沈約曰王慧何如約曰令明簡次問王球約曰倩玉淡又次問弘微約曰簡而不失淡而不流

封一作厨

明本作生。宋書作本

古之所謂名臣弘微當之其見美如此子莊

莊字希逸七歲能屬文及長部令美容儀宋文帝見而異之謂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豈無也哉爲隨王誕後軍諮議領記室分左氏經傳隨國立篇製木方丈圖山川地土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別合之則寓內爲一元嘉二十七年魏攻彭城遣尚書李孝伯與鎮軍長史張暢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微其名聲遠布如此二十九年除太子中庶子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詔羣臣爲賦太子左衛率袁淑文冠當時作賦畢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隱其賦元凶弒立轉司徒左長史孝武入討密送檄書與莊令加改正宣布之莊遣腹心門生具慶奉啟事密詣孝武陳誠及帝踐祚除侍中時魏求通互市詔羣臣博議莊議以爲拒而觀釁有足表強

明本亦如此疑是誤字也

驃騎竟陵王誕當爲荆州徵丞相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入輔義宣固辭不入而誕便尅日下船莊以丞相既無入志而驃騎發便有期如似欲相逼切帝乃申誕發日義宣竟亦不下孝建元年遷左將軍莊有口辯孝武嘗問顏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莊始知隔（脫句）千里兮共明月帝召莊以延之答語語之莊應聲曰延之作秋胡詩始知生爲久離別沒爲長不歸帝撫掌竟日又王玄謨問莊何者爲雙聲何者爲疊韻答曰玄護爲雙聲礭爲疊韻其捷速如此初孝武嘗賜莊寶劒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叛帝因宴問劒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爲知言（詩句）

集作賜子里

集作路狹

集作陳國

臣聞功傾魏后非特照車之珍德柔秦客豈徒秘璧之貴隆陂所漸成敗之由何嘗不興資得才替因失士故楚書以善人爲寶虞

集作亂

集作軌

典以則哲爲難而進選之舉（一作軌）既隙中代登造之律未聞當今必欲豐本康務庇人濟俗匪更迮懋奚取九成夫才生於時古今豈貳士出於世屯泰焉殊升曆中陽英賢起於徐沛受籙白水茂異出於荆宛寧二都智之所產七輿愚之所育（才）寔遇與不遇用與不用耳今大道光亨萬務俟德而九服之曠九流之艱提鈞懸衡委之選部一人之鑒易限天下之才難（原）源以易限之鑒鏡難源之才使國內遺賢野無滯器（提）可得乎昔公叔登臣管仲升盜趙文非私親疎嗣祁奚豈語讎比于茹茅以彙作範前經舉爾所知式昭往牒且自古任薦法明賞罰成子舉三哲而身致魏輔應侯任二士而已捐秦相曰季稱冀缺而疇以田萊（一作萊）張勃進陳湯而坐之弛（一作褫）爵此則先事之盛準亦後王之鑒鑒臣謂宜普命大臣各舉所知以付尚書依分銓用若任得其才舉主延賞有不稱職宜及其坐重

明本作采

子

者免黜輕者左遷被舉之身加以禁錮年數多少隨愆議制若犯
大辟則任者刑論又政平訟理莫先親人親人之要莫過守宰故
黃霸潁川累稔杜畿居河東歷載或就加恩秩或入崇輝寵今
涖人之職宜遵六年之限進得章明庸惰退得人不勤勞如此則
上靡無能下無浮謬考績之風載泰薪槱之歌克昌初文帝世限
年二十而仕郡縣六周乃選代刺史或十年餘至是皆易之仕者
不拘長少涖人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是年拜吏部尚
書莊素多疾不願居選部與大司馬江夏王義恭牋自陳兩脇癖
疾殆與生俱一月發動不減兩三旬痛來逼心氣餘如綖利患數
年遂成痼疾岋岋惙惙常如行尸眼患五月來便不復得夜坐恒
閉帷避風晝夜惛憒爲此不復得朝修諸王慶弔親舊今之所止
唯在小閤下官微命於天下至輕在已不能不重家世無年古高

卒時年四十六 宋書傳 坐疾多作坐辭疾多

祖四十曾祖三十三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便四十五加以疾患
如此當復幾時入年當申前請以死自固願侍坐言次賜垂接助
三年坐疾多免官大明元年起爲都官尚書上時親覽朝政慮權
移臣下以吏部尚書選舉所由欲輕其勢力二年詔吏部尚書依
部分置并詳省閑曹又別詔太宰江夏王義恭曰吏部尚書由來
與錄共選良以一人之識不辯洽通兼與奪威權不宜專一故也
於是置吏部尚書二人省五兵尚書莊及度支尚書顧頵之並補
選職遷左衛將軍加給事中時河南獻舞馬詔羣臣爲賦莊所上
甚美又使莊作舞馬歌令樂府歌之五年又爲侍中領前軍將軍
時孝武出行夜還敕開門莊居守以蔡信或虛須墨詔乃開上後
因宴從容曰卿欲效邪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
于游田著之前誡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還容致不逞之徒妄

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六年又爲吏部尚書領國子博士坐選
公車令張奇免官事在顏師伯傳後除吳郡太守前廢帝卽位以
爲金紫光祿大夫初孝武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言賛軌堯門引
漢昭帝母趙婕妤堯母門事廢帝在東宮銜之至是遣人詰莊曰
卿昔作殷貴妃誄知有東宮不將誅之孫奉伯說帝曰死是人之
所同政復一往之苦不足爲困莊少長富貴旦繫之尚方使知天
下苦劇然後殺之未晚帝曰卿言有理繫於左尚方明帝定亂得
出使爲赦詔莊夜出署門方坐命酒酌之已微醉傳詔停待詔成
其文甚工後爲尋陽王師加中書令散騎常侍平加金紫光祿大
夫給親信二十人卒贈右光祿大夫謚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
行於世五子颺朏顗從瀹世謂莊名子以風月山水颺位晉平
太守女爲順帝皇后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朏字敬沖幼聰慧莊器之常置左右十歲能屬文莊游土山使朏
命篇攬筆便就琅邪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爲後來特
達莊撫朏背曰眞吾家千金宋孝武帝游姑熟敕莊攜朏從駕詔
爲洞井讚於坐奏之帝曰雖小重也仕宋爲衛將軍袁粲長史粲
性簡峻時人方之李膺朏謁退粲曰謝令不死矣宋明帝嘗敕朏
與謝鳳子超宗從鳳莊門入一人俱至超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
乃趨而入朏曰君處臣以禮進退不入時人兩稱之以比王尊王
陽後爲臨川內史以賄見劾袁粲寢其事齊高帝爲驃騎將軍輔
政選朏爲長史高帝方圖禪代欲以朏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
獨與朏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
知機也朏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卽帝位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
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

三讓爾高帝不悅更引王儉爲左長史以朏爲侍中領祕書監及
齊受禪朏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朏佯不知曰有何公
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乃
使稱疾欲取兼人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
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爲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朏高帝曰殺
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又以家貧乞郡辭旨抑揚詔免官禁
錮五年永明中爲義興太守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
作王者吏但能作太守耳歷都官尚書中書令侍中領新安王師
求出仍爲吳興太守明帝謀入嗣位引朝廷舊臣朏內圖止足且
實避事弟瀹時爲吏部尚書朏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
此勿豫人事朏居郡每不理常務聚斂煩譏之亦不屑也建武
四年徵爲侍中中書令不應遣諸子還都獨與母留築室郡之西

知而爲之也

新明帝詔加優禮旌其素槩賜牀帳褥席奉以卿祿府國子祭酒
廬江何徹亦抗表還會稽永元中詔徵朏徹並不屈時東昏皆命
迫遣會梁武帝起兵及建鄴平徵朏徹並補軍諮祭酒皆不至及
即位詔徵朏爲侍中左光祿大夫又並不屈仍遣領軍司馬王果敦譬朏朏謀於何
徹徹欲獨高其節紿曰興王之世安可久處明年六月朏輕出詣
闕自陳帝笑曰子陵遂能屈志詔以爲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脚
疾不堪拜謁乃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乘小車就
席明日乘輿出幸朏宅宴語盡歡朏固陳本志不許又固請自還
迎母許之臨發輿駕臨幸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到都敕
材官起府於舊宅武帝臨軒遣謁者於府拜授詔停諸公事及朔
望朝謁三年元會詔朏乘小輿升殿朏素憚煩及居台鉉兼掌內

好聯句

臺職事多不覽以此頗失衆望其年母憂尋有詔攝職如故五年改授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固讓不受遣謁者敦授留府門及暮至於經春夏八月乃拜受焉是冬薨車駕出臨哭謚曰靖孝武初朏爲吳興以雞卵賦人收雞數千及遁節不全爲清談所少著書及文章行於世子謖位司徒右長史坐殺牛廢黜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次子謖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唯當明月位右光祿大夫子哲字穎豫美風儀舉止醞藉襟情豁朗爲士君子所重仕梁至廣陵太守侯景之亂因寓居焉

仕陳歷吏部尚書中書令侍中司徒左長史卒謚康子

顒字仁悠朏弟也少簡靜宋末爲豫章太守至石頭遂白服登烽火樓坐免官詣齊高帝自占謝言辭清麗容儀端雅左右爲之傾目第而不問齊永明初高選文學以顒爲竟陵王友歷吏部郎有簡秀之目卒於北中郎長史

顒弟瀹字義潔年七歲王景文見而異之言於宋孝武召見於人衆中瀹舉止閑詳應對合旨帝悅詔尚公主景和敗事寢僕射褚彥回以女妻之學爲資送性甚敏贍嘗與劉悛飲推讓久之悛曰謝非兒不可云不能飲瀹曰苟得其人自可沉湎千日悛甚慚無言仕齊累遷中書侍郎衛軍王儉引爲長史雅相禮遇後拜吏部尚書明帝寢鬱林領兵入殿左右驚走報瀹瀹與客圍棊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明帝即位瀹又屬疾不知公事蕭諶以兵臨起之瀹曰天下事公卿處之足矣且死者命也何足以此懼人後宴會功臣上酒尚書令王晏等興席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王晏以爲已力獻觴遂不見報上大笑解

之坐罷晏呼瀹共載欲相撫悅瀹又正色曰君巢窟在何處晏初
得班劒瀹謂曰身家太傅裁得六人若何事頻得二十晏甚憚之
謂江祏曰彼上人者難爲酬對加領右軍將軍兄朏在吳興論敎
公事稽晚瀹輒代朏爲啟上知非朏手迹被問見原永泰元年卒
於太子詹事贈金紫光祿大夫謚簡子初朏爲吳興瀹於征虜渚
送別朏指瀹口曰此中唯宜飲酒瀹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爲事與
劉瑱沈昭略交飲各至數斗齊武帝問王儉當今誰能爲五言儉
曰朏得父膏腴江淹有意上起禪靈寺敕瀹撰碑文瀹子覽
覽字景濬選尚齊餞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鄴朝士王亮
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拱而
已意氣閒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覽此生岑蘭竟
體想謝莊政當如此自此仍被賞接天監元年爲中書侍郎掌吏

國華

部舉賢之節眞當貴侍坐受敕與侍中王暕爲詩答贈其文甚工乃
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既後進一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
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頻樂沿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
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尚書
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房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
折節事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
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刼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
覽父瀹東海徐孝嗣並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陂
頗聚斂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覽弟舉字言揚幼好學與覽齊名年十四嘗贈沈約詩爲約所賞
弱冠丁父憂幾致毀滅服闋爲太常博士與兄覽俱預元會江淹
一見並相欽挹曰所謂馭二龍於長塗者也爲太子家令掌管記

深爲昭明太子賞接秘書監任昉出爲新安郡別舉詩云詎念耋
耄人方深老夫託其屬意如此梁武嘗訪舉於覽覽曰識意過臣
甚遠准飲酒不及於臣帝大悅尋除安成郡守母往於郡喪辭不
赴歷位左戶尚書遷掌吏部尚書舉祖莊父瀹兄覽並經此職前
代少比舉尤長玄理及釋氏義爲晉陵郡時常與義學僧遞講經
論徵士何胤自虎丘山出赴之其盛如此先是北度人盧度有儒
術爲國子博士於學發講僕射徐勉以下卑至舉造坐屢折廣辭
理遒邁廣深歎服仍以所執麈尾斑竹杖滑石書格薦之以況重
席焉加侍中遷尚書右僕射大同三年出爲吳郡太守先是何敬容
居郡有美績世稱爲何吳郡及舉爲政聲跡略相比曾要何徵君
請不論何難以中禍入南門乃從東困進致詩往復爲虎丘山賦
遷[illegible]爲侍中太子詹事翊左將軍舉父瀹齊時終此官累表

乞改敕不許後遷尚書僕射侍中將軍如故舉雖屢居端揆未嘗
肯預時政保身固寵不能有所發明因疾陳解敕輒賜假并敕處
方加給上藥其恩遇如此侯景來降帝詢訪朝臣舉及朝士皆請
拒之帝從朱异言納之以爲景能立功趙魏舉等不敢復言大清
二年遷尚書令卒于內臺上曰舉非止歷官已多亦人倫儀表久
著公望悵恨未授之可贈侍中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舉宅內山
齋捨以爲寺泉石之美殆若自然臨川始興諸王常所游踐邵陵
王綸於婁湖立園廣讌酒後好聚衆賓冠手自裂破投之唾壺皆
莫敢言舉嘗預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裂冠毀冕下官弗敢聞
命拂衣而退王屢謝不返甚有慙色舉託情玄勝尤長佛理淫淨
名經常自講說有文集二十卷子嘏
嘏字含茂風神清雅頗善屬文仕梁爲太子中庶子建安太守侯

景之亂之廣州依蕭勃勃敗在周廸門後依陳寶應寶應平方詣闕歷侍中中書令都官尚書卒謚曰光子有文集行於世子儼位侍中御史中丞太常卿倜位尚書僕射

舉兄子僑字國美父玄大仕梁侍中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啟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太清元年卒集十卷長子褘僑弟札字世高亦博涉文史位湘東王諮議先僑卒

（漢書也）

論曰易云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弘微立履所蹈人倫播美其世濟不隕蓋有馮焉敬沖出入三代驟經遷革遁俗之志無聞貞固之道居官之方未免貨財之累因傾成敬假仰當年古人云處士全盜虛聲斯之謂矣

（昭和丈年十二月一日校讀了）

南史卷二十　列傳第十　終

甲戌仲夏謹校

南史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一

王弘　子錫　錫子僧達　曾孫融

弘弟子微　兄遠　遠子僧祐　僧祐子籍

弘從孫瞻

弘玄孫沖　沖子瑒　瑜

王弘字休元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導晉丞相祖洽中領軍父珣司徒弘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道子驃騎主簿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人間及薨弘悉燔券書一不收責其餘舊業悉委諸弟時內外多難在喪者皆不得終其哀唯弘徵召一無所就桓玄剋建業收道子付廷尉臣吏莫敢瞻送弘時尚居喪獨道側拜辭攀車涕泣論者稱焉宋武帝召補鎮軍諮議參軍以功封華容

甲戌仲夏謹校

縣五等侯累遷太尉左長史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
弘銜使還都諷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乃從北來穆之愧懼
發病遂卒宋國建爲尚書僕射掌選領彭城太守奏彈世子左衛
率謝靈運爲軍人桂興淫其嬖妾靈運殺興棄屍洪流御史中丞
王准之曾不彈舉武帝答曰端石肅正風軌誠副所期自今以爲
永制於是免靈運官後遷江州刺史省賦簡役百姓安之永初元
年以佐命功封華容縣公三年入朝進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帝因宴集曰我布衣始望不至此傳亮之徒並撰辭欲盛稱功德
弘率爾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去時稱其簡舉
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文帝即位以定策安
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固辭見許進號車騎大將軍開府刺
史州人徐羨之等以廢弑罪將及誅弘以非首謀且弟曇首又爲

上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羨之既誅遷侍中司徒揚州刺史錄
尚書事給班劒三十人上西征謝晦與彭城王義恭居守人任中
書下省引隊仗出入司徒府權置參軍元嘉五年春大旱弘引咎
遜位先是彭城王義康爲荊州刺史鎮江陵平陸令河南成粲與
弘書誡以盈滿兼陳彭城王宜入知朝政竟陵衡陽宜出據列藩
弘由是固自陳請乃遷爲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年弘又上表
陳彭城王宜入輔并求解州義康由是代弘爲司徒與之分錄弘
又辭分錄弘博練政體留心庶事斟酌時宜每存優允與八座丞
郎疏曰同伍犯法無人士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情訴若常
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爲苦恐宜更爲其制時議
多不同弘以爲謂之人士便無庶人之坐署爲庶人輒受人士之
罰不其頗歟謂人士可不受同伍之謫取罪其奴客庸何傷邪無

奴客可令輸贖有修身閭閻與羣小實隔又或無奴僮爲衆所明者官長二千石便親臨列上依事遣判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弘以爲小吏無知臨財易昧或由疎慢事蹈重科宜進士守偷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至於官長以上荷蒙榮祿冒利五匹乃已爲弘士人至此何容復加哀矜且此輩人士可殺不可謫謂宜奏聞決之聖旨文帝從弘議弘又上言舊制人年十三半役十六全役今四方無事應存消息請以十五至十六爲半丁十七爲全丁從之及弟曇首亡文帝嗟悼不已見弘流涕歔欷弘斂容而已既而彭城王義康言於帝曰曇首既爲家寶又爲國器弘情不稱何也帝曰賢者意不可度其見體亮如此九年進位太保領中書監餘如故其年薨贈太保中書監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謚曰文昭公配食武

弘字宜在乃字

又上案乃字下已字疑是衍

死字誤明本正字作以字

當作乃乃五疋字

弘以爲士人至此云

帝廟庭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凡動止施爲及書翰儀體後人皆依放之謂爲王太保家法雖歷藩輔而不營財利薨亡之後家無餘業而輕率少威儀容有疑其諱者弘曰家諱與蘇子高同性褊隘人有忤意輒加詈辱少嘗侵蒲公城子野舍及後當權有人就弘求縣此人嘗以蒲戲得罪弘詰之曰君得錢會戲何用祿爲答曰不審公城子野何所在弘默然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呵責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聆接語欣歡者必無所諧人問其故答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此所謂姦以事君者也若求者絕官叙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大成怨府亦鄙薄所不任聞者悅伏子錫嗣錫字寡光位太子左衛率江夏內史高自位遇太尉江夏王義恭當朝錫箕踞大坐殆無推敬卒子僧亮嗣齊受禪降爵爲侯僧亮

明本作閭

明本作鴨

弟僧衍位侍中僧衍弟僧達

僧達幼聰敏弘爲揚州時僧達六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爲有理及大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爲申理閭訟不失一句兄錫質訥之風來文帝聞僧達早慧召見德陽殿應對閑敏上甚知之妻以臨川王義慶女少好學善屬文爲太子舍人坐屬疾而於揚列橋觀鬬狎鴨爲有司所糾原不問性好鷹犬與閭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之令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席舉論文義慧觀酬答不暇深相稱美訴家貧求郡文帝欲以爲秦郡吏部郎庾仲文曰王弘子既不宜作秦郡僧達亦不堪莅人乃止遷太子洗馬母憂去職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逆故及奉祿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輩取無餘服闋爲宮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曰在近其後徙義興及元凶弑立孝武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所以慶之曰虜馬飲江王出赴難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執意明決以此言之其必至也僧達尋至孝武即以爲長史及即位爲尚書右僕射僧達自負才地三年間便望宰相嘗答詔曰亡父亡祖司徒司空其自負若此後爲護軍將軍不得志乃求徐州上不許固陳乃以爲吳郡太守時暮歲五遷彌不得意吳郡西臺寺多富沙門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曠率門義劫寺內沙門竺法璠得數百萬荊江夏反叛加僧達置佐領兵臺符聽置千人而輒立三十隊隊八十人立宅於吳多役功力坐免官後孝武獨召見慨然不陳遜唯張目而視及出帝歎曰王僧達非狂如何乃戴而向天子後顏師伯詣之僧達慨然曰大丈夫寧當玉

愛念

碎安可以没没求活師伯不答遂巡便退初僧達爲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爲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永籍之浮以爲子改名元序啟文帝以爲武陵國典衛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軍將軍孝建元年事發又加禁錮表謝言不能因係左右傾意權貴上愈怒僧達族子確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叔父休爲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往僧達潛於所住屋後作大阬欲誘確來別殺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阿乃止御史中丞劉瑀奏請收案上不許二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文旨抑揚侍中何偃以其言不遜啟付南臺又坐免官先是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指當之也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還尚之失色大明中

以婦順功封寧陵縣五等侯累遷中書令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也宅與僧達門並嘗盛車服詣僧達僧達將獵已改服瓊之就坐僧達了不與語謂曰身昔門下吏人路慶之者是君何親遂焚瓊之所坐牀太后怒泣涕於帝曰瓊公尚在入陵之我死後乞食矣帝曰瓊之年少無事詣王僧達門見辱乃其宜耳僧達貴公子豈可以此加罪乎太后又謂帝曰我終不與王僧達俱生先是南彭城蕃縣人高闍沙門釋曇標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嘗聞簫鼓音與秣陵人藍宕期等謀爲亂又結殿中將軍苗乞食等起兵攻宮門事發凡黨與死者數十人僧達屢經犯忤以爲終無悛心因高闍事陷之收付廷尉於獄賜死時年三十六帝亦以爲恨謂江夏王義恭曰王僧達遂不免死追思太保餘烈使人慨然於是詔太保華容文昭公門爵國姻一不貶絕時有

蘇寶者名寶生本寒門有文義之美官至南臺侍御史江寧令坐知高閣謀反不即聞啟亦伏誅僧達子道琰徙新安元徽中爲廬陵内史不至郡卒子融

融字元長少而神明警慧母臨川太守謝惠宣女性敦厳教融書學博洽有文才從叔儉謂融曰此兒至四十名位自然及祖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啟齊武帝求自試遷祕書丞從叔儉初有儀同之授贈儉詩及書儉甚奇之笑謂人曰穰侯印詎便可解歴丹陽丞中書郎永明末武帝欲北侵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融因比上疏開張北侵之議圖成上置琅邪城射堂壁上游幸輙觀焉九年芳林園禊宴使融爲曲水詩序當時稱之上以融才辯使兼主客接魏使房景高宋弁弁見融年少問主客年幾融曰五十之年久踰其半景高又云在北聞主

客曲水詩序勝延年實願一見融乃示之後日宋弁於璿池堂謂融曰昔觀相如封禪以知漢武之德今覽王生詩序用見齊主之盛融曰皇家盛明豈直比蹤漢武更慙鄙製無以遠匹相如上以魏所送馬不稱使融問之曰秦西巽北實多駿驥而魏之良馬乃駑不若將且旦信誓有時而爽駟駒之牧遂不能嗣宋弁曰當是不習地土融曰周穆馬迹徧於天下若騏驎之性因地而遷則造父之策有時而躓弁曰王主客何爲勤勤於千里融曰卿國既異其優劣聊復相訪若千里斯至聖上當駕鼓車弁曰向意既須必不能駕鼓車也融曰實是馬之骨亦以郭隗之故弁不能答融躁於名利自恃人地三十内望爲公輔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屢顧昉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云

居然

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
嗜此族其高自標置如此及爲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爲爾寂寂登
禹笑人行遇朱雀桁開路人塡塞乃捶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乏八騶及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
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有所造作援筆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晚節
太習騎馬招集江西倍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疾
篤甄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
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鸞
梁武謂范雲曰左手據天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主上大漸
國家自有故事道路籍籍當有非常之舉卿聞之乎雲不敢答俄
而帝崩融乃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
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

麾音響如鍾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
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使中丞孔珪倚爲奏曰融
姿性剛險立身浮競動迹驚羣抗言異類近塞外微塵苦求將領
遂招納不逞扇誘荒傖狡弄威聲專行權利反覆唇齒之間傾動
煩舌之內威福自已無所忌憚誹謗朝政歷毀王公謂已才流無
所推下事暴遠近使融依源據答融辭曰因實頑敝觸行多愆但
夙忝門素得奉教君子爰自總髮迄將立年州閭鄉黨見許愚裔
過蒙大行皇帝獎育之恩又荷文皇帝識擢之重司徒公賜預士
林安陸王曲垂盼接前後陳伐虜之計亦復簡先朝今民大羊乍
擾令囚草撰符詔及司徒宣敕招募同例非一實以戎事不小不
敢承教續蒙軍號賜使招集銜敕而行非敢虛扇且張弄威聲應
有形迹專行權利又無贓賄反覆唇齒之間未審悉與誰言傾動

都無此字二字脫依明本補之

守明本作寺

鴻明本

頰舌之內不容無王自上甘露頌及銀甕啟三日詩序接虜使語
贊竭思稱揚得非誹謗囚才分本劣謬被策用悚怍之情夙宵競
惕自循自省並愧流言伏惟明皇臨宇普天蒙澤戊寅赦恩輕重
必宥百日曠期始蒙旬日一介罪身獨嬰憲劾融被收朋友部曲
參問北守相繼於道請救於子良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
詔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臨死歎曰我若不為百歲老母當吐一
言融意欲指斥帝在東宮時過失也先是太學生會稽魏準以才
學為融所賞既欲奉子良而準鼓成其事太學生虞義丘國賓竊
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
省詰問遂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準膽破融文集行於世

微字景玄弘弟光祿大夫儒之子也少好學善屬文工書兼解音
律及醫方卜筮陰陽數術之事宋文帝嘗以名著初為始興王友

父

文憂去職微素無宦情服闋除南平王鑠右軍諮議參軍仍為中
書侍郎時兄遠免官歷年微歎曰我兄無事而屏廢我何得而叨
忝踰分文帝即以遠為光祿勳微為文好古言頗抑揚衰淑見之
謂為訢屈吏部尚書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確乎不拔時論者或
云微之見舉盧江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之書自陳微
報書深言塵外之適其從弟僧綽宣文帝旨使就職因留之宿微
妙解天文知當有大故獨與僧綽仰視謂曰此上不欺人非智者
其孰能免之遂辭不就尋有元凶之變微常任門屋一間尋書玩
古遂足不履地終日端坐牀席皆生塵埃唯當坐處獨淨弟僧謙
亦有才學為太子舍人遇疾微躬自處療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
深自咎恨發病不復自療哀痛僧謙不能已以書告靈僧謙卒後
四旬而微終遺令薄葬不設輀旐鼓挽之屬施五尺牀為靈二宿

便毀以常所彈琴置林上何長史偃來以琴與之無子家人遵之
所著文集傳於世贈祕書監微兄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
如屏風屈曲從俗能蔽風露言能不乖物理也
遠子僧祐字彥宗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
率爾人雅爲從兄儉所重每嘗鳴笳列騶到其門候之僧祐輒稱疾
不前儉曰此吾之所望於若人也世皆推儉之愛名德而重僧祐
之不趨勢也未弱冠頻經憂居喪至孝服闋髮落略盡殆不立冠
帽舉秀才爲驃騎法曹羸瘠不堪受命雅好博古善老莊不尚繁
華工草隸善鼓琴亭然獨立不交當世沛國劉瓛聞風而悅上書
薦之爲著作佐郎遷司空祭酒謝病不與公卿游齊高帝謂王儉
曰卿從可謂朝隱答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閒多病耳經
贈儉詩云汝家在門市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

沈

時聲高一代賓客塡門僧祐不爲之屈時人嘉之稍遷晉安王文
學而陳郡袁利爲友時人以爲妙選齊武帝數閱武僧祐獻講武
賦王儉借觀不與竟陵王子良聞其工琴於坐取琴進之不從命
永明末爲太子中舍人在直屬疾不待對人輒去中丞相約彈之
云肆情運氣不顧朝典揚眉闊步直轡高驅坐牘論時何點王思
遠之徒請交並不降意自六子至於侯伯未嘗與一人游卒於黃
門郎子籍
籍字文海仕齊爲餘杭令政化如神善於擿伏自下莫能欺也性
頗不儉俄然爲百姓所訟又爲錢唐縣下車布政咸謂數十年來
未之有也籍好學有才氣爲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無愧色時
人咸謂康樂之有王籍如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嚴周梁天監
中爲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至若耶溪賦詩云蟬噪

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劉孺見之擊節不能已已以公事免及爲中散大夫彌忽忽不樂乃至徒行市道不擇交游有時塗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後爲作唐侯相小邑寡事彌不樂不理縣事人有訟者鞭而遣之未幾而卒籍又甚工草書筆勢遒放蓋孔琳之流亞也淮東王集其文爲十卷云

瞻字思範弘從孫也祖栁字休季位光祿大夫東亭侯之猷字世倫位侍中光祿大夫瞻年六歲從師時有伎經門過同業皆出觀瞻獨不視習業如初從父僧遠聞而異之謂其父猷曰大宗不衰寄之此子年十二居父憂以孝聞服闋襲封東亭侯後頗好逸游爲閭里患以輕薄稱及長折節修士操涉獵書記善碁工射歷位驃騎將軍王晏長史晏誅出爲晉陵太守潔已爲政妻子不免饑寒時號廉平王敬則作亂瞻赴都敬則經晉陵郡人多附之敬則敗臺軍討賊黨瞻言恕人易動不足寤法齊明帝從之所全萬數遷御史中丞梁臺建爲侍中吏部尚書性率亮居選所舉其意多行頗嗜酒每飲或彌日而精神明贍不廢簿領梁武每稱贍有三術射碁酒也卒謚康侯子長玄早卒弘四弟虞栁孺曇首虞字休仲位廷尉卿虞子深字景度有美名位新安太守栁孺事列於前曇首別卷

沖字長深弘玄孫也祖僧衍位侍中父茂璋字徽光仕梁位給事黃門侍郎沖母梁武帝妹新安公主卒於齊世武帝深鍾愛沖賜爵東安亭侯累遷侍中南郡太守習於法令政號平理雖無赫赫之譽又而見思曉音樂習歌舞善與人交貴游之中聲名籍甚侯景之亂元帝承制沖求解南郡讓王僧辯并獻女伎十人以助軍賞侯景平授丹陽尹魏平江陵敬帝爲太宰承制以沖爲左長史

子三十人 瑛

紹泰中累遷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給扶陳武帝受禪領太子少傅加特進左光祿大夫領丹陽尹參撰律令帝以沖前代舊臣特申長切之敬文帝即位益加尊重嘗從幸司空徐度宅宴筵之上賜以几光大元年薨年七十六贈司空謚曰元簡沖有子三十人並致通官第十二子瑒

瑒字子薨沈靜有器局美風儀梁元帝時位太子中庶子陳武帝入輔以爲司徒左長史文帝即位累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侍中父沖嘗爲瑒辭領中庶子文帝顧沖曰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宣帝即位歷中書令吏部尚書瑒性寬和務清靜無所抑揚遷尚書左僕射加侍中參選事瑒居家篤睦每歲時饋遺徧及近親敦誘諸弟稟其規訓卒贈特進謚曰光子瑒弟喻字子珪亦知名美容儀年二十官至侍中永定元年使齊

供御囚

以陳郡袁憲爲副齊以王琳故囚之齊文宣每行載死囚以從齊人呼曰供御囚每佗怒則召殺之喻及憲並危殆者數矣齊僕射楊遵彥每救護之天嘉二年還朝復爲侍中卒謚曰貞子

論曰語云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晉自中原沸騰介居江左以一隅之地抗衡上國年移三百論蓋有憑焉其初諺云王與馬共天下蓋王氏人倫之盛實始是矣及夫休元弟兄並舉棟梁之任下逮世嗣無虧文雅之風其所以簪纓不替豈徒然也僧達猖狂成性元長躁競不止闕

十二月四日午時 北日雲陰

列傳第十二

王曇首

子僧綽　孫儉　曾孫騫　騫子規　騫弟暕　暕子承　訓
僧綽弟僧虔　僧虔子慈　慈子泰　慈弟志　志弟子筠　志弟彬　寂

王曇首大保弘之弟也幼有素尚兄弟分財曇首唯取圖書而已辟琅邪王大司馬屬從府公修復洛陽園陵與從弟球俱詣宋武帝帝曰聞君梁世德乃能屈志戎旅曇首答曰既從神武自使懦夫立志時謝晦在坐曰仁者果有勇帝悅及至彭城大會戲馬臺賦詩曇首文先成帝問弘曰卿弟何如卿答曰若但如下官門戶何寄帝大笑曇首有智局喜怒不見於色閨門內雍雍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亦不得以爲飾玩自非祿賜一毫不受於人爲文帝鎮西長史武帝謂文帝曰曇首輔相才也汝可每事諮之及文帝被迎入奉大統議者皆致疑曇首與到彥之從兄華並勸上行上

猶未許曇首固諫并言天人符應上乃下率府州文武嚴兵自衛
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刃在平乘戶
外不解帶者累旬及即位謂曇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以曇
首爲侍中領驍騎將軍容子爲右軍將軍誅徐羨之等及平謝晦
皆曇首及華力也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堂使三更竟開廣莫門南
臺云應須白獸幡銀字牋不肯開尚書左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
丞傅隆旨下曇首曰既無異敕又闕幡牋雖稱上旨不異單刺元
嘉元年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違今之牛舊未爲非禮
其不請白獸幡銀字牋致開門不時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
上特無問更立科條遷太子詹事侍中如故自謝晦平後上欲封
曇首等會讌集舉酒勸之因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
出詔以示之曇首曰豈可因國之災以爲身幸陛下雖欲私臣當

如直史何封事遂寢時弘錄尚書事文爲揚州刺史曇首爲上所
親委任兼兩宮彭城王義康與弘並錄意常快快又欲得揚州以
曇首居中分其權任愈不悅曇首固乞吳郡文帝曰豈有欲建大
厦而遺其棟梁乎兄比屢稱疾固辭州任將來若相申許此處非
卿而誰時弘久疾屢遜位不許義康詣賓客曰王公久疾不起神
州詎合臥臨曇首勸弘減府兵力之半以配義康乃悅七年卒時
年三十七文帝臨慟歎曰王詹事所疾不救國之衰也中書舍人
周赳侍側曰王家欲衰賢者先殞上曰直是我家衰耳贈光祿大
夫九年以預誅徐羨之等謀追封豫寧縣侯謚曰文孝武即位配
饗文帝廟庭子僧綽嗣
僧綽幼有大成之度衆便以國器許之好學練悉朝典年十三文
帝引見拜便流涕哽咽上亦悲不自勝襲封豫寧縣侯尚文帝長

女東陽獻公王初爲江夏王義恭司徒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參
掌大選究識流品任舉咸盡其分僧綽深沈有局度不以才能高
人父曇首與王華並被任遇華子新建侯嗣才劣位遇亦輕僧綽
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與新建齊弟超至今日蓋姻戚
所致也遷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叡嘗問其年僧綽自嫌早達
遂巡良久乃答其謙退若此元嘉末文帝頗以後事爲念大相付
託朝政大小皆參焉從兄微清介士也懼其太盛勸令損抑僧綽
乃求吳郡及廣州並不許會巫蠱事洩上先召僧綽具言之及將
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劭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啟聞上又
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逆與江湛徐湛之欲立隨王誕江湛
欲立南平王鑠文帝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誕妃即湛之女鑠
妃湛妹也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幾事難密

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不可不
殷勤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綽曰恐千載之後
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上默然江湛出閤謂僧綽曰卿向言
將不傷直邪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劭弒逆江湛爲尚書上省
聞變曰不用王僧綽言至此劭立轉僧綽吏部尚書及檢文帝巾
箱及湛家書疏得僧綽所啟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因此陷
北第諸侯王以爲與僧綽有異志孝武即位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謚曰愍侯初太祖西空地本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
爲周顗蘇峻宅後爲袁悅宅又爲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及
給藏壽亦頻遇禍故世稱凶地僧綽嘗謂宅無吉凶請以爲第始
造未及居而敗子儉

儉字仲寶生而僧綽遇害爲叔父僧虔所養數歲襲爵豫寧縣侯

拜受苧土流涕嗚咽幼篤學手不釋卷賓客或相稱美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乃手書崔子玉座右銘以遺之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桐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言之宋明帝選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尉帝以儉嫡母武康主同泰初巫蠱事不可以爲婦姑欲開冢離壟儉因人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年十八解褐祕書郎太子舍人超遷祕書丞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表獻之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母憂服闋爲司徒右長史晉令公府長史著朝服宋大明以來著朱衣儉上言宜復舊制時議不許及蒼梧暴虐儉告袁粲求外出引晉新安王婿王獻之任吳興爲例補義興太守昇明二年爲長史兼侍中以父終此職固讓先是齊高帝爲相欲引時賢參贊大業時謝朏爲長史帝夜召朏邦人與語久之朏無言唯有一小兒捉燭帝慮朏難之仍取燭遣兒朏又無言帝乃呼左右儉素知帝雄異後請間言於帝曰功高不賞古來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帝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又言儉蒙公殊眄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以景和元徽之淫虐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豈唯大業永淪七天豈能得保帝笑曰卿言不無理儉又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帝曰我當自往經少日帝自造彥回欵言移咎乃謂曰我夢應得官彥回曰今授始爾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便在旦夕帝還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虞整時爲中書舍人甚閑辭翰儉乃自報整使作詔及高帝爲太尉引儉爲右長史尋轉左專見任用大典將行禮儀詔策皆出於儉褚彥回唯爲詔文使儉參懷

定之齊臺建遷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多所引進時客
有姓譚者詣儉求官儉謂曰齊桓滅譚那得有君答曰譚子奔莒
所以有僕儉賞其善據卒得職焉高帝嘗從容謂儉曰我今日當
以青溪爲鴻溝對曰天應人順庶無楚漢之事時朝議草創衣服
制則未爲定準儉議曰漢景六年梁王入朝中郎謁者金貂出入
殿門左思魏都賦云藹藹列侍金貂齊光此藩國侍臣有貂之明
文晉百官表云太尉參軍四人朝服武冠此又宰府之明文又疑
百僚敬齊公之禮儉又曰晉王受命勸進云沖等眷眷稱名則應
盡禮而世子禮秩未定儉又曰春秋曹世子來朝待以上公之禮
下其君一等今齊公九命禮冠列蕃世子亦宜異數並從之世子
鎮石頭城仍以爲世子宮儉又曰魯有靈光殿漢之前例也聽事
爲崇光殿外齋爲宣德殿以散騎常侍張緒爲世子詹事車服悉

依東宮制度高帝踐阼與儉議佐命功臣從容謂曰卿謀謨之功
莫與爲二卿止二千戶意以爲少趙充國猶能自舉西零之任況
卿與我情期異常儉曰昔宋祖創業佐命諸公開國不過二千以
臣比之唯覺超越上笑曰張良辭侯何以過此建元元年改封南
昌縣公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相檢括儉諫
曰京師與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
不爾何以爲京師乃止是歲有司奏定郊殷之禮儉以爲宜以今
年十月殷祭宗廟自此以後五年再殷祭二年正月上辛有事南
郊即以其日遷祭明堂又用次辛饗祀北郊而並無配從之明年
轉左僕射領選加故初宋明帝紫極殿珠簾綺柱飾以金玉江左
所未有高帝欲以其材起宣陽門儉與褚彥回及叔父僧虔連名
表諫上手詔酬納宋世宮門外六門城設竹籬是年初有發白虎

樽言白門三重門竹籬穿不完上感其言改立都墻儉又諫上答曰吾欲後世無以加也朝廷初基制度草創儉問無不決上每曰詩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今天爲我生儉也其年固請解選見許帝幸樂遊宴集謂儉曰卿好音樂孰與朕同儉曰沐浴唐風事兼比屋亦既在齊不知肉味帝稱善後幸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儉曰臣無所解唯知誦書因跪上前誦相如封禪書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後上使陸澄誦孝經起自仲尼居儉曰臣所謂博而寡要臣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章上曰善張子布更覺非奇也於是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糾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爲名答儉尋以本官領太子詹事加兵三百人時皇太子如薨左衛將軍沈文季經爲宮臣未詳服不儉議曰漢魏以來宮僚先備臣隸之節具體在三存既盡敬亡豈無服昔庾翼喪妻王允滕合猶謂府吏宜有小君之服況臣節之重宜依舊君之妻齊喪二月而除上崩遺詔以儉爲侍中尚書令鎮軍每上朝令史恒有三十五人隨上諮事辯析未嘗壅滯褚彥回時爲司徒錄尚書笑謂儉曰觀今判斷甚樂儉曰所以得厝弘懷是由稟明公不言之化武帝即位給班劍二十人進號衛將軍掌選事時有司以前代嗣位或仍前郊年或別爲郊始晉宋以來未有盡一儉議曰晉明帝太寧三年南郊其年九月崩成帝即位明年南郊其年七月崩孝武即位明年南郊二月崩孝武嗣位明年亦郊此二代明例差可依放今聖明係業幽顯宅心言化則頻郊非嫌語事則元號初改禮燎登配

孝敬兼遂謂明年正月宜饗禮二郊慶祭明堂自茲以後依舊間歲有司又以明年正月上辛應南郊而立春在上辛後郊在立春前爲疑儉曰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月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其月八日立春此近世明例也並從之永明二年領丹陽尹三年領國子祭酒又領太子少傅舊太子敬二傳同至是朝議接少傅以賓友禮宋時國學頹廢未暇修復宋明帝泰始六年置總明觀以集學士或謂之東觀置東觀祭酒一人總明訪舉郎二人儒玄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其餘令史以下各有差是歲以國學既立省總明觀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又詔儉以家爲府四年以本官領吏部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專經爲業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元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於儒教由是衣冠翕然並尚經學儒教於此大興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抄爲八帙又別抄儉目爲十三卷朝議舊典晉宋來施行故事撰次詳悉無遺漏者所以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無能異者令史諮事賓客滿席儉應接銓序傍無留滯十日一還監試諸生巾卷在庭劒衛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効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武帝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五年儉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固讓六年重申前命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諮事上以往來煩數詔儉還尚書旦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啟求解選上不許七年乃上表固請見許改領中書監參掌選事其年疾上親臨視薨年四十八詔衛軍文武及臺所給兵仗悉停侍葬又詔追贈太尉加羽葆鼓吹增班劒爲六十人葬禮依太宰文簡公褚彥回

故事謚文憲公儉寡嗜欲唯以經國爲務車服塵素家無遺財手筆典裁爲當時所重少便有宰臣之志賦詩云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及生子字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撰古今喪服集記并文集並行於世梁武帝受禪詔爲儉立碑降爵爲侯儉弟遜宋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彥回啟聞中丞陸澄依事舉奏詔以儉竭誠佐命特降刑書宥遜遠徙永嘉郡於道伏誅長子騫嗣

騫字思寂本字玄成與齊高帝偏諱同故改焉性凝簡慕樂廣爲人未嘗言人之短諸女子侄皆嬪王尚主朔望來歸輜軿塡咽非所欲也敕歲中不過一再見嘗從容謂諸子曰吾家本素族自可依流平進不須苟求也歷黃門郎司徒右長史不事產業有舊墅在鍾山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愧永嘉末召爲侍中不拜三年春枉矢晝見西方長十餘丈騫曰此除舊布新之象也及梁武起兵騫曰天時人事其在此乎梁武霸府建引爲大司馬諮議參軍遷侍中及帝受禪降封爲侯歷位度支尚書中書令武帝於鍾山西造大愛敬寺騫舊墅在寺側者卽王導賜田也帝遣主書宣旨就騫市之欲以施寺答云此田不賣若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脫略帝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由是忤旨出爲吳興太守騫性侈於味而儉於服頗以多忌爲累又惰於接物雖主書宣敕或過時不見才望不及弟暕特以儉之嫡故不棄於時暕爲尚書左丞僕射當朝用事騫自中書令爲郡邑邑不樂在郡臥不視事徵復爲度支尚書加給事中領射聲校尉以母憂去職普通三年卒年四十九贈侍中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安子規

酒令

規字威明八歲丁所生母憂居喪有至性齊太尉徐孝嗣每見必
爲流涕稱曰孝童叔父暕亦深器重之常曰此兒吾家千里駒也
年十二略通五經大義及長遂博涉有口辯爲本州迎主簿起家
祕書郎累遷太子洗馬天監十二年改造太極殿畢規獻新殿賦
其辭甚工後爲晉安王綱雲麾諮議參軍久之爲新安太守父憂
去職服闋襲封南昌縣侯除中書黃門侍郎敕與陳郡殷芸琅邪
王錫范陽張緬同侍東宮俱爲昭明太子所禮湘東王繹時爲丹
陽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曰江左以來未有茲舉特
進蕭琛金紫光祿大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朱异嘗因酒卿規
規責以無禮普通初陳慶之北侵陷洛陽百僚稱慶規退曰可吊
也又何賀焉道家有云非爲功難成功難也昔桓温得而復失宋
武竟無成功我孤軍無援深入寇境將爲亂階俄見覆沒六年武

王褒

帝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詔羣臣賦詩同用五十韻規援
筆立奏其文又美武帝嘉焉即日授侍中後爲晉安王長史王立
爲太子仍爲散騎常侍太子中庶子侍東宮太子賜以所服貂蟬
并降令書悅是舉也尋爲吳郡太守主書內珍宗家在吳前守宰
皆傾意附之至是珍宗假還規遇之甚薄珍宗還都密奏規不理
郡事俄徵爲左戶尚書郡境千餘人詣闕請留表三奏不許求於
郡樹碑許之規常以門宗貴盛恒思減退後爲太子中庶子領步
兵校尉辭疾不拜遂於鍾山宋熙寺築室居焉卒贈光祿大夫謚
曰文皇太子出臨哭與湘東王繹令曰王侯明風韻遒上神峯標
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哀歸長夜金刀掩芒
長淮絕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主俱往之傷信
非虛說規集後漢衆家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文集二十卷子褒

魏尅江陵入長安

暕字思晦騫弟也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父儉作宰相賓客盈門見暕曰公才公望復在此矣弱冠選尚淮南長公主拜駙馬都尉歷祕書丞齊明帝詔求異士始安王遙光薦暕及東海王僧孺除暕騎從事中郎天監中歷位侍中吏部尚書領國子祭酒門貴與物隔不能留心寒素頗稱刻薄後爲尚書左僕射領國子祭酒卒謚曰靖子承幼訓並通顯

承字安期初爲祕書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兼國子博士時膏腴貴遊咸以文學相尚罕以經術爲業唯承獨好儒業遷長史兼侍中俄轉國子祭酒承祖儉父暕皆爲此職三世爲國師前代未之有久之出爲東陽太守政存寬惠吏人悅之卒郡謚曰章承性簡貴有風格右衛朱异當朝用事每休下車馬塡門有魏郡申英者門寒才俊好危言高論以忤權右嘗指异門曰此中輻湊皆爲利往能不至者唯大小王東陽耳小東陽即承弟幼也時唯承兄弟及褚翔不至异門世並稱之

訓字懷範生而紫胞餘媼云作法當貴幼聰警有識量僧正惠超見而奇之謂門人羅智周曰四郎眉目疎朗舉動和韻此是興門戶者智周以白暕暕亦曰不墜基業其在文殊文殊訓小字也年十三暕亡憂毀家人莫識十六召見文德殿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异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輔國子生問說師表昂昂曰久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兒出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射策除祕書郎累遷祕書丞嘗詩云豈奠匡世功蕭曹佐昨俗追祖儉之志也後拜侍中入見武帝武帝問何敬容曰褚彥回年幾爲宰相敬容曰少過三

十上曰今之王訓無謝彥回訓美容儀善進止文章爲後進領袖年二十六卒謚温子

僧虔金紫光祿大夫僧綽弟也父曇首與兄弟集會子孫任其戲適僧達跳下地作彪子時僧虔累十二博棊既不墜落亦不重作僧綽採蠟燭珠爲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伯父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亡吾家者終此子也僧虔必至公僧綽富以名義見美或云僧虔採燭珠爲鳳皇弘稱其長者云僧綽弱冠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迹逾子敬方當器雅過之爲太子舍人退默少交接與表叔謝莊善叔每歎之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無以加焉遷司徒左西屬兄僧綽爲宋元凶所害親賓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同歸九泉猶羽化也孝武初出爲武陵太守攜諸子侄兄子儉中途得病僧虔爲廢寢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子侄之間一情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實懷其心誠未異古亡兄之徧不宜忽諸若此兒不救便當回舟謝職還爲中書郎再遷太子中庶子孝武欲擅書名僧虔不敢顯跡大明世常用掘筆書以此見容後爲御史中丞領驍騎將軍甲族出來多不居憲臺王氏分枝居烏不者位官微減僧虔爲此官乃曰此是烏衣諸郎坐處我亦可試爲耳泰始中爲吳興太守始王獻之善書爲吳興郡及僧虔工書又爲郡論者稱之便會稽太守中書舍人阮佃夫家在東請假歸客勸僧虔以佃夫要幸宜加禮接僧虔曰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佃夫言於宋明帝使御史中丞孫夏奏僧虔坐免官尋以白衣領侍中元徽中爲吏部尚書

明本作拙筆

尋加散騎常侍轉右僕射昇明二年爲尚書令嘗爲飛白書題尚書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傾馳之不已則蹶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比坐右銘兄子儉尋覲見輒勗以前言往行忠貞止足之道雅好文史解音律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入間競造新聲時齊高帝輔政僧虔上表請正聲樂高帝乃使侍中蕭惠基調正清商音律齊受命轉侍中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僧虔上言湯本救疾而實行寃暴若罪必入重自有正刑若去惡宜疾則應先敕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上納其言而止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古冢者相傳云是楚王冢大獲寶物玉履玉屏風竹簡書青絲綸簡廣數分長二尺皮節如新有得十餘簡以示僧虔云是科斗書考工記周官所闕文也高帝素善書篤好不已與僧虔賭書畢謂曰誰

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答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帝示僧虔古迹十一卷就求能書人名僧虔得人問所有卷中所無者吳大皇帝景帝歸命侯書桓玄書及王丞相導領軍洽中書令坎張芝索靖衛伯儒張翼十一卷奏之又上羊欣所撰能書人名十卷遷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不營財產百姓安之武帝即位以風疾欲陳解遷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僧虔少時羣從並會客有相之云僧虔年位最高仕當至公餘人莫及及此授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一門有二台司實所畏懼乃固辭上優而許之客問其故僧虔曰吾榮位已過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官

論書

謗邪儉既爲朝宰起長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即日毀之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追贈司空侍中如故謚簡穆僧虔頗解星文夜坐見豫章分野當有事故時僧虔子慈爲豫章內史慮有公事少時而僧虔薨棄郡奔赴時有前將軍陳天福坐討唐寓之於錢唐掠奪百姓財物棄市先是天福將行令家人豫作壽冢未至東又信催速就冢成而得罪因以葬焉又宋世光祿大夫劉鎮之年三十許病篤已辦凶具既而疾愈因斎棺以爲壽九十餘乃亡此器方用因此而言天道未易知也僧虔論書云宋文帝書自言可比王子敬時議者云天然勝羊欣功夫少於欣王平南廙右軍叔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亡曾祖頌軍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惟右軍頌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亡從祖中書令書子敬云弟書如騎騾駸駸但欲度驊騮前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雞皆學逸少書須吾下當比之張翼王右軍自書表晉穆帝令翼寫題後答右軍當時不別久後方悟云小人幾欲亂眞張芝索靖章誕鍾會二衛並得名前代無以辨其優劣唯見其筆力驚異耳張澄當時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亞於右軍郗嘉賓草亞於二王緊媚其父桓玄自謂右軍之流論者以比孔琳之謝安亦入能書錄亦自重爲子敬書嵇康詩羊欣書見重一時親受子敬行書尤善正乃不稱名孔琳之書天然縱放極有筆力規矩恐在羊欣後丘道護與羊欣俱面受子敬故當在欣後范曄與蕭思話同師羊欣後小叛既失故步爲復小有意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趣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謝綜書其舅云緊生起是得賞也恨少媚好謝靈運書乃不倫遇其合時亦得入流賀道力書亞丘道

書賦

護庾昕學右軍亦欲亂眞矣僧虔嘗自書讓尚書令表辭制旣雅
筆迹又麗時人以比子敬崇賢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技能
僧虔乃作飛白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爲飛白屈矣僧虔著書賦
儉爲注序甚工僧虔宋世嘗有書誡子曰知汝恨吾未許汝學欲
自悔厲或以闔棺自欺或更擇美業且得有慨亦慰窮生但亟聞
斯唱未覩其實吾未信汝非徒然也往年有意於史取三國志聚
置牀頭百日許復徙業就玄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而終
日自欺人人不受汝欺也由吾不學無以爲訓然重華無嚴父放
勛無令子亦各由己耳汝輩竊議亦當云阿越不學何忽自課汝
見其一耳不全爾也設令吾學如馬鄭亦復甚勝復倍不如今亦
必大減致之有由從身上來也汝今壯年自勤數倍許勝劣及吾
耳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棍排人間十許年故是一舊物人或以

比數汝耳即化之後若自無調度誰復知汝事者舍中亦有少負
令譽弱冠越超清級者于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失蔭
之後豈能虎之議況吾不能爲汝蔭政應各自努力耳或有身經
三公茂爾無聞布衣寒素輕相屈體父子貴賤殊兄弟聲名異何
也體盡讀數百卷書耳吾今悔無所及欲以前車誡爾後乘也汝
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
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唯知愛深松茂栢寧知子弟毀譽事因汝
有感故略叙胷懷子慈
慈字伯寶年八歲外祖宋太宰江夏王義恭迎之內齋施寶物恣
所取慈取素琴石硯及孝子圖而已義恭善之表叔見其幼時撫
其背曰叔慈內潤也少與從弟儉共書學謝鳳子超宗嘗候僧虔
仍往東齋詣慈慈正學書未即放筆超宗曰卿書何如虔公慈曰

慈書比大人如雞之比鳳超宗狠狽而退十歲時與蔡興宗于約入寺禮佛正遇沙門懺約戲慈曰聚僧今日可謂虔虔慈應聲曰卿如此何以與蔡氏之宗歷位吳郡太守大司馬長史侍中領步兵校尉司徒左長史慈患脚齊武帝敕王晏慈有微疾不能騎聽乘車在仗後江左以來少例也慈妻劉彥節女子觀尚武帝長女吳縣公主修婦禮姑未嘗交答江夏王鋒爲南徐州王妃慈女也以慈爲東海太守行徐州府州事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中軍長史未拜永明九年卒贈太常謚懿子泰

泰字仲通幼敏悟年數歲時祖母集諸孫姪散棗栗於牀羣兒競之泰獨不取問其故對曰不取自當得賜由是中表異之少好學手所抄寫二千許卷及長通和溫雅家人不見喜愠之色姊夫齊江夏王鋒爲齊明帝所害外生蕭子友並孤弱泰資給撫訓逾於子姪梁天監元年爲祕書丞自齊永元之末後宮火延燒祕書圖書散亂殆盡泰表校定繕寫武帝從之歷中書侍郎掌吏部仍即眞自過江吏部郎不復典大選令史以下小人求競者輻湊前後少能稱職泰爲之不爲貴賤請屬易意天下稱平轉黃門侍郎每預朝宴刻燭賦詩文不加點帝深賞歎沈約常曰王有養炬謝有覽舉養泰小字炬約小字也始華大理以泰爲廷尉卿再歷侍中後爲都官尚書泰能接人士故每願其居選官頃之爲吏部尚書衣冠屬望不及選舉仍疾改除散騎常侍左驍騎將軍未拜卒謚夷子廓

明本作郭

志字次道慈之弟也九歲喪所生母憂哀容毀瘠爲中表所異弱冠選尚宋孝武女安固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彥回爲可徒引志爲主簿謂其父僧虔曰朝廷之恩本爲麻特所可光榮在屈賢子聚

遷宣城內史清謹有惠惠郡人張倪吳慶爭田經年不決志到宣父老相謂曰王府君有德政吾鄉里乃有如此爭倪慶因相携請罪所訟地遂成閒田後爲東陽太守郡獄有重囚十餘冬至日悉遣還家過節皆反唯一人失期志曰此自太守事主者勿憂明旦果至以婦孕吏人益歎服之爲吏部尚書在選以和理稱崔慧景平以例加右軍將軍封臨汝侯因讓改領右衛將軍及梁武軍至城內殺東昏白僚署名送首志歎曰冠雖弊可加足乎因取庭樹葉授[接]服之偽問不署名梁武覽牋無志署心嘉之[病也]以讓也霸府開爲驃騎大將軍長史梁臺建位散騎常侍位中書令天監初爲丹陽尹爲政清靜都下有寡婦無子姑亡衆責以飲葬既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時年饑每日爲粥於都門以賦百姓[明本下位字無之]

[不悉謂惠[?]懷止足謂諸子姪曰謝莊在宋孝武時位止中書令]

吾日視豈可過之三年爲散騎常侍中書令因多謝病簡通賓客九年遷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卒志善隸書時以爲楷法齊游擊將軍徐希秀亦號能書常謂志爲書聖志家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惇厚所歷不以罪咎劾人門下客嘗盜脫志車幰賣之志知而不問待之如初賓客遊其門者專蓋其過而稱其善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人號馬糞諸王爲長者普通四年志改葬武帝厚賻贈之謚曰安有五子緝休諲操素筠字元禮一字德柔幼而警悟七歲能屬文年十六爲芍藥賦其辭甚美及長清靜好學與從兄泰齊名沈約見筠以爲似外祖袁粲謂僕射張稷曰王郎非唯額類袁公風韻都欲相似稷曰袁公見人輒矜嚴王郎見人必娛笑唯此一條不能酷似仕爲尚書殿

[書聖]

[芍藥賦]

中郎王氏過江以來未有居郎署或勸不就筠曰陸平原東南之秀王文度獨步江東吾得比蹤昔人何所多恨乃欣然就職沈約每見筠文咨嗟嘗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於君約於郊居宅閣齋請筠爲草木十詠書之壁皆直寫文辭不加篇題約謂人曰此詩指物程形無假題署約製郊居賦搆思積時猶未都畢示筠草筠讀至雌霓五兮反連蜷約撫掌欣忻曰僕常恐人呼爲霓五兮反次至隆石礎星及水懸增而帶坻筠皆擊節稱贊約曰知音者希眞奇殆絕所以相要政在此數句耳筠又嘗爲詩呈約約即報書歎詠以爲後進擅美筠又能用强韻每公宴並作辭必妍靡約嘗啟上言晚來名家無先筠者又於御筵謂王志曰賢弟子文章之美可謂後來獨步謝朓常見語

云奸詩圓美流轉如彈丸近見其數百方知此言爲實累遷太子洗馬中舍人並掌東宮管記昭明太子愛文學上嘗與筠及劉孝綽陸倕到洽殷鈞等遊宴玄圃太子獨執筠袖撫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其見重如此筠又與殷鈞以方雅見禮後爲中書郎奉敕製開善寺寶誌法師碑文辭甚麗逸又敕撰中書表奏三十卷及所上賦頌都爲一集後爲太子家令復掌管記普通元年以母憂去職筠有孝性毀瘠過禮大通二年爲司徒左長史三年昭明太子薨敕製哀策文復見嗟賞尋出爲臨海太守在郡侵刻還資有苦屬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奏不調累年後歷秘書監太府卿度支尚書司徒左長史及簡文即位爲太子詹事筠家累千金性儉嗇外服麤弊所乘牛嘗飼以青草及遇亂舊宅先爲賊焚乃寓居國子祭酒蕭子雲宅夜忽有盜攻懼墜井卒時

年六十九家人十三口同遇害人棄尸積於空井中鈞狀貌寢小
長不滿六尺性弘厚不以勢能高人而少擅才名與劉孝綽見重
當時其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暫觀皆即疏已後
重省覽懽與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建武二年乙
亥至梁大同六年四十載矣幼年讀五經皆七八十遍愛左氏春
秋吟諷常爲口實廣略去取凡三過五抄餘經及周官儀禮國語
爾雅山海經本草並再抄子史諸集皆一遍未嘗倩人假手並躬
自抄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又與諸兒
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及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
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
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少傅約常語人云吾
少好百家之言身爲四代之史自開闢以來未有爵位蟬聯文才

等

相繼如王氏之盛也汝南仰觀堂構思各努力鈞自撰其文章以
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
三十卷凡一百卷行於世子蔚仕陳位黃門侍郎揖弟彬
彬字思文好文章習篆隸與志齊名時人爲之語曰三眞六草爲
天下寶齊武帝起舊宮彬獻賦文辭典麗尚齊巨鹿帝女臨海長公
主拜駙馬都尉仕齊歷太子中庶子徙永嘉太守卜室於積穀山
有終焉之志梁天監中歷吏部尚書祕書監卒謚惠彬立身清白
寂字子玄性迅動好文章讀范滂傳未嘗不歎悒王融敗後賓客
多歸之齊建武初欲獻中興頌兄志謂曰汝膏粱年少何患不達
不鎮之以靜將恐貽譏寂乃
上位祕書郎卒年二十一
論曰王曇首之才器王僧綽
之忠直其世祿不替也豈徒然哉仲

寶雅道自居早懷伊呂之志竟而逢時遇主自致宰輔之隆所謂
衣冠禮樂盡在是矣齊有人焉於斯爲盛其餘文雅儒素各稟家
風箕裘不墜亦云美矣

十二月四日夜了此卷